

卷之一 落祸坑智完节操 借仇口巧播声名

词云：

女性从来似水，人情近日如丸。《春秋》责备且从宽，莫向长中索短。治世柏舟易矢，乱离节操难完。靛缸捞出白齐纨，纵有千金不换。

话说忠孝节义四个字，是世上人的美称，个个都喜欢这个名色。只是奸臣口里也说忠，逆子对人也说孝，奸夫何曾不道义，淫妇未尝不讲节，所以真假极是难辨。古云：“疾风知劲草，板荡识忠臣。”要辨真假，除非把患难来试他一试。

只是这件东西是试不得的，譬如金银铜锡，下炉一试，假的坏了，真的依旧剩还你；这忠孝节义将来一试，假的倒剩还你，真的一试就试杀了。我把忠孝义三件略过一边，单说个节字。

明朝自流寇倡乱，闯贼乘机，以至沧桑鼎革，将近二十年，被掳的妇人车载斗量，不计其数。

其间也有矢志不屈或夺刀自刎，或延颈受诛的，这是最上一乘，千中难得遇一；还有起初勉强失身，过后深思自愧，投河自缢的，也还叫做中上；又有身随异类，心系故乡，寄信还家，劝夫取赎的，虽则腆颜可耻，也还心有可原，没奈何也把他算做中下。

最可恨者，是口饕肥甘，身安罗绮，喜唱吹调，怕说乡音，甚至有良人千里来赎，对面不认原夫的，这等淫妇，才是最下一流，说来教人腐心切齿。虽曾听见人说，有个仗义将军，当面斩淫妇之头，雪前夫之恨，这样痛快人心的事，究竟只是耳闻，不曾目见。

看官，你说未乱之先，多少妇人谈贞说烈，谁知放在这欲火炉中一炼，真假都验出来了。那些假的如今都在，真的半个无存，岂不可惜。

我且说个试不杀的活宝，将来做个话柄，虽不可为守节之常，却比那忍辱报仇的还高一等。看官，你们若执了《春秋》责备贤者之法，苟求起来，就不是末世论人的忠厚之道了。

崇祯年间，陕西西安府武功县乡间有个女子，因丈夫姓耿，排行第二，所以人都叫他耿二娘。

生来体态端庄，丰姿绰约，自不必说，却又聪慧异常，虽然不读一句书，不识一个字，他自有一种性里带来的聪明。任你区处不来的事，遇了他，他自然会见景生情，从人意想不到之处生个妙用出来，布摆将去。做的时节，人都笑他无谓，过后思之，却是至当不易的道理。

在娘家做女儿的时节，有个邻舍在河边钓鱼，偶然把钓钩含在口里与人讲话，不觉的吞将下去。钩在喉内，线在手中，要扯出来，怕钩住喉咙；要咽下

去，怕刺坏肚肠。哭又哭不得，笑又笑不得，去与医生商议，都说医书上不曾载这一款，那里会医？那人急了，到处逢人问计。

二娘在家听见，对阿兄道：“我有个法儿，你如此如此，去替他扯出来。”其兄走到那家道：“有旧珠灯取一盏来。”

那人即时取到。其兄将来拆开，把糯米珠一粒一粒穿在线上，往喉咙里面直推，推到推不去处，知道抵着钩了，然后一手往里面勒珠，一手往外面抽线，用力一抽，钩扯直了，从珠眼里带将出来，一些皮肉不损，无人不服他好计。

到耿家做媳妇，又有个妯娌从架上拿箱下来取衣服，取了衣服，依旧把箱放上架去，不想架太高，箱太重，用力一擎，手骨兜住了肩骨，箱便放上去了，两手朝天，再放不下，略动一动，就要疼死。

其夫急得没主意，到处请良医，问三老，总没做理会处。

其夫对二娘道：“二娘子，你是极聪明的，替我生个主意。”

二娘道：“要手下来不难，只把衣服脱去，教人揉一揉就好了。”

只是要几个男子立在身边，借他阳气蒸一蒸，筋脉才得和合，只怕他害羞不肯。

其夫道：“只要病好，那里顾得！”就把叔伯兄弟都请来周围立住，把他上身的衣服脱得精光，用力揉了一会，只不见好。

又去问二娘。二娘道：“四肢原是通连的，单揉手骨也没用，须把下身也脱了，再揉一揉腿骨，包你就好。”其夫走去，替他把裙脱了，解到裤带，其妇大叫一声：“使不得！”用力一挣，两手不觉朝下，紧紧捏住裤腰。彼时二娘立在窗外，便走进道：“恭喜手已好了，不消脱罢。”原来起先那些揉四肢，借阳气的，都是哄他的，料他在人面前决惜廉耻，自然不顾疼痛，一挣之间，手便复旧，这叫做“医者意也”。

众人都大笑道：“好计，好计！”从此替他进个徽号，叫做女陈平。但凡村中有疑难的事，就来问计。二娘与二郎夫妻甚是恩爱，虽然家道贫穷，他惯会做无米之炊，绩麻沾草，尽过得去。

忽然流氓反来，东蹂西躏，男要杀戮，女要奸淫。生得丑的，淫欲过了，倒还甩下；略有几分姿色的，就果带去。

一日来到武功相近的地方，各家妇女都向二娘问计。二娘道：“这是千百年的一劫，岂是人谋算得脱的？”各妇回去，都号啕痛哭，与丈夫永诀，也有寻剃刀的，也有买人言的，带在身边，都说等贼一到，即寻自尽，决不玷污清白之身。

耿二郎对妻子道：“我和你死别生离，只在这一刻了。”

二娘道：“事到如今，也没奈何。我若被他掳去，决不忍耻偷生，也决不轻身就死。须尽我生平的力量，竭我胸中的智巧去做了看。若万不能脱身，方才上这条路；倘有一线生机，我决逃回来与你团聚。贼若一到，你自去逃生，切不可顾恋着我，做了两败俱伤。

我若去后，你料想无银取赎，也不必赶来寻我，只在家中死等就是。”说完，出了几点眼泪，走到床头边摸了几块破布放在袖中；又取十个铜钱，教二郎到生药铺中去买巴豆。

二郎道：“要他何用？”二娘道：“你莫管，我自有用处。

二郎走出门，众人都拦住问道：“令正作何料理？”二郎把妻子的话述了一遍，又道：“他寻几块破布带在身边，又教我去买巴豆，不知何用？”众人都猜他意思不出。二郎买了巴豆回来，二娘敲去了壳，取肉缝在衣带之中，催二郎远僻，自己反梳头匀面，艳妆以待。

不多时，流氓的前锋到了。众兵看见二娘，你扯我曳。只见一个流氓走来，标标致致，年纪不上三十来岁，众兵见了，各各走开。二娘知道是个头目，双膝跪下道：“将爷，求你收我做了婢妾罢。”那贼头慌忙扶起道：“我掳过多少妇人，不曾见你这般颜色，你若肯随我，我就与你做结发夫妻，岂止婢妾？只是一件，后面还有大似我的头目来，见你这等标致，他又要夺去，那里有得到我？”二娘道：“不防，待我把头发弄蓬松了，面上搽些锅煤，他见了我的丑态，自然不要了。”贼头搂住连拍道：“初见这等有情，后来做夫妻，还不知怎么样疼热。”二娘妆扮完了，大队已到。总头查点各营妇女，二娘掩饰过了，贼头放下心，把二娘锁在一间空房，又往外面掳了四五个来，都是二娘的邻舍，交与二娘道：“这几个做你的丫鬟使婢。”到晚教众妇煮饭烧汤，贼头与二娘吃了晚饭，洗了脚手。二娘欢欢喜喜脱了衣服，先上床睡。贼头见了二娘雪白的肌肤，好象：馋猫遇着肥鼠，饿鹰见了嫩鸡。

自家的衣服也等不得解开，根根衣带都扯断，身子还不曾上肚，那翘然一物已到了穴边，用力一抵，谁想抵着一块破布。

贼头道：“这是甚么东西？”二娘从从容容道：“不瞒你说，我今日恰好遇着经期，月水来了。”贼头不信，拿起破布一闻，果然烂血腥气。

二娘道：“妇人带经行房，定要生玻你若不要我做夫妻，我也禁你不得；你若果然有此意，将来还要生儿育女，权且等我两夜。况且眼前替身又多，何必定要把我的性命来取乐？”

贼头道：“也说得是，我且去同他们睡。”二娘又搂住道：“我见你这等年少风流，心上爱你不过，只是身不自由。你与他们做完了事，还来与我同睡，皮肉靠一靠也是甘心的。”贼头道：“自然。”他听见二娘这几句肉麻的话

，平日官府招不降的心，被他招降了；阎王勾不去的魂，被他勾去了。勉强爬将过去，心上好不难丢。

看官，你说二娘的月经为甚么这等来得凑巧？原来这是他初出茅庐的第一计，预先带破布，正是为此。那破布是一向行经用的，所以带血腥气。掩饰过这一夜，就好相机行事了。

彼时众妇都睡在地下，贼头放出平日打仗的手段来，一个个交锋对垒过去。一来借众妇权当二娘，发泄他一天狂兴；二来要等二娘听见，知道他本事高强。

众妇个个欢迎，毫无推阻，预先带的人言、剃刀，只做得个备而不用；到那争锋夺宠的时节，还像恨不得把人言药死几个，剃刀割死几个，让他独自受用才称心的一般。

二娘在床上侧耳听声，看贼头说甚么话。只见他雨散云收，歇息一会，喘气定了，说道：“你们可有银子藏在何处么？可有首饰寄在谁家么？”把众妇逐个都问将过去。

内中也有答应他有的，也有说没有的。二娘暗中点头道：“是了。”贼头依旧爬上床来，把二娘紧紧搂住，问道：“你丈夫的本事比我何如？”二娘道：“万不及一。不但本事不如，就是容貌也没有你这等标致，性子也没有你这等温存，我如今反因祸而得福了。只是一件，你这等一个相貌，那里寻不得一碗饭吃，定要在鞍马上做这等冒险的营生？”贼头道：“我也晓得这不是桩好事，只是如今世上银子难得，我借此掳些金银，够做本钱，就要改邪归正了。”二娘道：“这等你以前掳的有多少了？”贼头道：“连金珠首饰算来，也有二千余金。

若再掳得这些，有个半万的气候，我就和你去做老员外、财主婆了。”二娘道：“只怕你这些话是骗我的，你若果肯收心，莫说半万，就是一万也还你有。”贼头听见，心上跳了几跳，问道：“如今在那里？”二娘道：“六耳不传道，今晚众人在此，不好说得，明夜和你商量。”贼头只得勉强捱过一宵，第二日随了总头，又流到一处。预先把众妇女插在别房，好到晚间与二娘说话。才上床就问道：“那万金在那里？”二娘道：“你们男子的心肠最易改变，如今说与我做夫妻，只怕银子到了手，又要去寻好似我的做财主婆了。你若果然肯与我白头相守，须要发个誓，我才对你讲。”贼头听见，一个筋斗就翻下床来，对天跪下道：“我后来若有变更，死于万刀之下。”

二娘搀起道：“我实对你说，我家公公是个有名财主，死不多年。我丈夫见东反西乱，世事不好，把本钱收起，连首饰酒器共有万金，掘一个地窖埋在土中。你去起来，我和你一世那里受用得尽？”贼头道：“恐怕被人起去了。

”二娘道：“只我夫妻二人知道，我的丈夫昨日又被你们杀了，是我亲眼见的。

如今除了我，还有那个晓得？况又在空野之中，就是神仙也想不到。只是我自己不好去，怕人认得。你把我寄在甚么亲眷人家，我对你说了那个所在，你自去起。”贼头道：“我们做流贼的人，有甚么亲眷可以托妻寄子？况且那个所在生生疏疏，教我从那里掘起？究竟与你同去才好。”二娘道：“若要同行，除非装做叫化夫妻，一路乞丐而去。人才认不出。”贼头道：“如此甚好。既要扮做叫化，这辐重都带不得了，将来寄在何处？”二娘道：“我有个道理，将来捆做一包，到夜间等众人睡静，我和你抬去丢在深水之中，只要记着地方，待起了大窖转来，从此经过，捞了带去就是。”贼头把他搂住，“我前世不知做了多少好事，修得这样一个好内助也勾得紧了，又得那一主大妻财。”当晚与二娘交颈而睡。料想明日经水自然干净，预先养精蓄锐，好奉承财主婆，这一晚竟不到众妇身边去睡。

到第三日，又随总头流到一处。路上恰好遇着一对叫化夫妻，贼头把他衣服剥下，交与二娘道：“这是天赐我们的行头了。”又问二娘道：“经水住了不曾？”二娘道：“住了。”

贼头听见，眉欢眼笑，磨拳擦掌，巴不得到晚，好追欢取乐。

只见二娘到午后，忽然睡倒在床，娇啼婉转，口里不住叫痛。贼头问他那里不自在，二娘道：“不知甚么缘故，下身生起一个毒来，肿得碗一般大，浑身发热，好不耐烦。”贼头道：“生在那里？”二娘举起纤纤玉指，指着裙带之下。贼头大惊道：“这是我的命门，怎么生得毒起？”就将他罗裙揭起，绣裤扯开，把命门一看，只见：玉肤高耸，紫晕微含。深痕涨作浅痕，无门可入；两片合成一片，有缝难开。好像蒸过三宿的馒头，又似浸过十朝的淡菜。

贼头见了，好不心疼。替他揉了一会，连忙去捉医生，讨药来敷，谁想越敷越肿。

那里晓得这又是二娘的一计。他晓得今夜断饶不过，预先从衣带中取出一粒巴豆，拈出油来，向牝户周围一擦。原来这件东西极是利害的，好好皮肤一经了他，即时臃肿。他在家中曾见人验过，故此买来带在身边。

这一晚，贼头搂住二娘同睡，对二娘道：“我狠命熬了两宵，指望今夜和你肆意取乐，谁知又生出意外的事来，叫我怎么熬得过？如今没奈何，只得做个太监行房，摩靠一摩靠罢了。”

说完，果然竟去摩靠起来。

二娘大叫道：“疼死人，挨不得！”将汗巾隔着手，把他此物一捏。

原来二娘防他此着，先把巴豆油染在汗巾上，此时一捏，已捏上此物，不

上一刻，烘然发作起来。

贼头道：“好古怪，连我下身也有些发寒发热，难道靠得一靠就过了毒气来不成？”起来点灯，把此物一照，只见肿做个水晶捧槌。从此不消二娘拒他，他自然不敢相近。

二娘千方百计，只保全这件名器，不肯假人，其余的失唇绛舌，嫩乳酥胸，金莲玉指，都视为土木形骸，任他含啞摩捏，当作不知。这是救根本不救枝叶的权宜之术。

睡到半夜，贼头道：“此时人已睡静，好做事了。”同二娘起来，把日间捆的包裹抬去丢在一条长桥之下，记了桥边的地方，认了岸上的树木。回来把叫化衣服换了，只带几两散碎银子随身，其余的衣服行李尽皆丢下，瞒了众妇，连夜如飞的走。

走到天明，将去贼营三十里，到店中买饭吃。二娘张得贼眼不见，取一粒巴豆拈碎，搅在饭中。贼头吃下去，不上一个时辰，腹中大泻起来，行不上二三里路，倒登了十数次东。到夜间爬起爬倒，泻个不祝第二日吃饭，又加上半粒。

好笑一个如狼似虎的贼头，只消粒半巴豆，两日工夫，弄得焦黄精瘦，路也走不动，话也说不出，晚间的余事，一发不消说了。贼头心上思量道：“妇人家跟着男子，不过图些枕边的快乐。

他前两夜被经水所阻。后两夜被肿毒所误，如今经水住了，肿毒消了，正该把些甜头到他，谁想我又疴起痢来。要勉强奋发，怎奈这件不争气的东西，再也扶他不起。”心上好生过意不去，谁知二娘正为禁止此事。自他得病之后，愈加殷勤，日间扶他走路，夜间搀他上炕，有时爬不及，泻在席上，二娘将手替他揩抹，不露一毫厌恶的光景。

贼头流泪道：“我和你虽有夫妻之名，并无夫妻之实。我害了这等齷齪的病，你不但不憎嫌，反愈加疼热，我死也报不得你的大恩。”二娘把话安慰了一番。

第三日行到本家相近地方，隔二三里寻一所古庙住下，吃饭时，又加一粒巴豆。贼头泻倒不能起身，对二娘道：“我如今元气泻尽，死多生少，你若有夫妻之情，去讨些药来救我，不然死在目前了。”二娘道：“我明日就去赎药。”次日天不亮，就以赎药为名，竟走到家里去。耿二郎起来开门，恰好撞着妻子，真是天上掉下来的，那里喜欢得了？问道：“你用甚么计较逃得回来？”二娘把骗他起窖的话大概说了几句。二郎只晓得他骗得脱身，还不知道他原封未动。对二娘道：“既然贼子来在近处，待我去杀了他来。”二娘道：“莫慌，我还有用他的所在。你如今切不可把一人知道，星夜赶到某处桥下

，深水之中有一个包裹，内中有二千多金的物事，取了回来，我自各处。”二郎依了妻子的话，寂不漏风，如飞赶去。二娘果然到药铺讨了一服参苓白术散，拿到庙中，与贼头吃了，肚泻止了十分之三，将养三四日，只等起来掘窖。

二娘道：“要掘土，少不得用把锄头，待我到铁匠店中去买一把来。”又以买锄头为名，走回家去。

只见桥下的物事，二郎俱已取回。二娘道：“如今可以下手他了。只是不可急遽，须要如此如此，这般这般，不可差了一着。”说完换了衣服，坐在家中，不往庙中去了。

二郎依计而行，拿了一条铁索，约了两个帮手，走到庙中，大喝一声道：“贼奴！你如今走到那里去？”贼头吓得魂不附体。

二郎将铁索锁了，带到一个公众去处，把大锣一敲，高声喊道：“地方邻里，三党六亲，都来看杀流氓！”众人听见，都走拢来。二郎把贼头捆了，高高吊起，手拿一条大棍，一面打一面问道：“你把我妻子掳去，奸淫得好！”贼头道：“我掳的妇人也多，不知那一位是你的奶奶？”二郎道：“同你来的耿二娘，就是我的妻子。”贼头道：“他说丈夫眼见杀了，怎么还在？这等看起来，以前的话都是骗我的了。只是一件，我掳便掳他去，同便同他来，却与他一些相干也没有，老爷不要错打了人。”二郎道：“利嘴贼奴，你同他睡了十来夜，还说没有相干，那一个听你？”擎起棍子又打。贼头道：“内中有个缘故，容我细招。”二郎道：“我没有耳朵听你。”众人道：“便等他招了再打也不迟。”二郎放下棍子，众人寂然无声，都听他说。

贼头道：“我起初见他生得标致，要把他做妻子，十分爱惜他。头一晚同他睡，见腰下夹了一块破布，说经水来了，那一晚我与别的妇人同睡，不曾舍得动他。第二晚又熬了一夜。

到第三晚，正要和他睡，不想他要紧去处生起一个毒来，又动不得。第四晚来到路上，他的肿毒才消，我的痢疾病又发了，一日一夜泻上几百次，走路说话的精神都没有，那里还有气力做那桩事？自从出营直泻到如今，虽然同行同宿，其实水米无交。老爷若不信时，只去问你家奶奶就是。”众人中有几个伶俐的道：“是了，是了，怪道那一日你道他带破布、买巴豆，我说要他何用，原来为此。这等看来，果然不曾受他淫污了。”

内中也有妻子被掳的，又问道：“这等前日掳去的妇人，可还有几个守节的么？”贼头道：“除了这一个，再要半个也没有，内中还有带人言、剃刀的，也拚不得死，都同我睡了。”

问的人听见，知道妻子被淫，不好说出，气得面如土色。

二郎提了棍子，从头打起，贼头喊道：“老爷，我有二千多两银子送与老

爷，饶了我的命罢。”众人道：“银子在那里？”

贼头道：“在某处桥下，请去捞来就是。”二郎道：“那都是你掳掠来的，我不要这等不义之财，只与万民除害！”起先那些问话的人，都恨这贼头不过，齐声道：“还是为民除害的是！”不消二郎动手，你一拳，我一棒，不上一刻工夫，呜呼哀哉尚殍了。还有几个害贪嗔病的，想着那二千两银子，瞒了众人，星夜赶去掏摸，费尽心机，只做得个水中捞月。

看官，你说二娘的这些计较奇也不奇，巧也不巧？自从出门，直到回家，那许多妙计，且不要说，只是末后一着，何等神妙！他若要把他弄死在路上，只消多费几粒巴豆，有何难哉。

他偏要留他送到家中，借他的口，表明自己的心迹，所以为奇。

假如把他弄死，自己一人回来，说我不曾失身于流贼，莫说众人不信，就是自己的丈夫，也只说他是撇清的话，那见有靛青缸里捞得一匹白布出来的？如今奖语出在仇人之口，人人信为实录，这才叫做女陈平。

陈平的奇计只得六出，他倒有七出。后来人把他七件事编做口号云：一出奇，出门破布当封皮；二出奇，馒头肿毒不须医；三出奇，纯阳变做水晶槌；四出奇，一粒神丹泻倒脾；五出奇，万金谎骗出重围；六出奇，藏金水底得便宜；七出奇，梁上仇人口是碑。

卷之二 仗佛力求男得女 格天心变女成男

诗云：

梦兆从来贵反详，梦凶得吉理之常。

却更有时明说与，不须寤后搅思肠。

话说世上人做梦一事，其理甚不可解，为甚么好好的睡了去，就会见张见李，与他说起话、做起事来？那做张做李的人，若说不是鬼神，渺渺茫茫之中，那里生出这许多形象？若说果是鬼神，那梦却尽有不验的，为甚么鬼神这等没正经，等人睡去就来缠扰？或是醉人以酒，或是迷人以色，或是诱人以财，或是动人以气，不但睡时搅人的精神，还到醒时费人的思索，究竟一些效验也没有，这是甚么原故？要晓得鬼神原不骗人，是人自己骗自己。梦中的人，也有是鬼神变来的，也有是自己魂魄变来的。若是鬼神变来的，善则报之以吉，恶则报之以凶。

或者凶反报之以吉，要转他为恶之心；吉反报之以凶，在励他为善之志。这样的梦，后来自然会应了。

若是自己魂魄变来的，他就不论你事之邪正，理之是非，一味只是阿其所好。你若所好在酒，他就变做刘伶、杜康，携酒来与你吃；你若所好在色，他就变作西施、毛嫱，献色来与你淫；你若所重在财，他就变做陶朱、猗顿，送

银子来与你用；你若所重在气，他就变做孟贲、乌获，拿力气来与你争。这叫做日之所思，夜之所梦，自己骗自己的，后来那里会应？我如今且说一个验也验得巧的，一个不验也不验得巧的，做个开场道末，以起说梦之端。

当初有个皮匠，一贫彻骨，终日在家堂香火面前烧香礼拜道：“弟子穷到这个地步，一时怎么财主得来？你就保佑我生意亨通，每日也不过替人上两双鞋子，打几个掌头，有甚么大进益？只除非保佑我掘到一窖银子，方才会发积。就不敢指望上万上千，便是几百、几十两的横财也见赐一注，不枉弟子哀告之诚。”终日说来说去，只是这几句话。忽一夜就做起梦来，有一个人问道：“闻得你要掘窖，可是真的么？”皮匠道：“是真的。”那人道：“如今某处地方有一个窖在那里，你何不去掘了来？”皮匠道：“底下有多少数目？”那人道：“不要问数目，只还你一世用他不尽就是了。”皮匠醒来，不胜之喜，知道是家堂香火见他祷告志诚，晓得那里有藏，教他去起的了。等得到天明，就去办了牲，请了纸马，走到梦中所说的地方，祭了土地，方才动土。

掘下去不上二尺，果然有一个蒲包。捆得结结实实，皮匠道：“是了，既然应了梦，决不止一包。如今不但几十几百，连上千上万都有了。”及至提起来，一包之下，并无他物，那包又是不重的。皮匠的高兴先扫去一半了。再拿来解开一看，却是一蒲包的猪鬃。

皮匠大骇，欲待丢去，又思量道：“猪鬃是我做皮匠的本钱，怎好暴弃天物。”就拿回去穿线缝，后来果然一世用他不荆这或者是因他自生妄想，魂魄要阿其所好，信口教他去起窖，偶然撞着的；又或者是神道因他聒絮得厌烦，有意设这个巧法，将来回覆他的，总不可知。这一个是不验的巧处了。

如今却说那验得巧的。杭州西湖上有于坟，是少保于忠肃公的祠墓。凡人到此求梦，再没有一个不奇验的。

每到科举年，他的祠堂竟做了个大歇店，清晨去等的才有床，午前去的就在地下打铺，午后去的，连屋角头也没得蹲身，只好在阶檐底下、乱草丛中打几个瞌睡而已。

那一年有同寓的三个举子，一齐去祈梦，分做三处宿歇。

次日得了梦兆回来，各有忧惧之色，你问我不说，我问你不言。

直到晚间吃夜饭，居停主人道：“列位相公各得何梦？”

三个都攒眉蹙额道：“梦兆甚是不祥。”主人道：“梦凶得吉，从来之常，只要详得好。你且说来，待我详详看。”内中有一个道：“我梦见于忠肃公亲手递个象棋与我，我拿来一看，上面是个‘卒’字，所以甚是忧虑。卒者死也，我今年不中也罢了，难道还要死不成？”那二人听见，都大惊大骇起来

，这个道：“我也是这个梦，一些不差。”那个又道：“我也是这个梦，一些不差。”三人愁做一堆，起先去祈梦，原是为功名；如今功名都不想了，大家要求性命了。

主人想了一会道：“这样的梦，须得某道人详，才解得出，我们一时解他不来。”三人都道：“那道人住在那里？”主人道：“就在我这对门，只有一河之隔。他平素极会详梦，你们明日去问他，他自然有绝妙的解法。”三人道：“既在对门，何须到明日，今晚便去问他就是了。”主人道：“虽隔一河，无桥可度，两边路上俱有栅门，此时都已锁了，须是明日才得相见。”三人之中有两个性缓的，有一个性急的，性缓的竟要等到明日了，那性急的道：“这河里水也不深，今晚便等我涉过水去，央他详一详，少不得我吉凶就是你们的祸福了，省得大家睡不着。”说完，就脱了衣服，独自一个走过水去，敲开道人的门，把三人一样的梦说与他详。

道人道：“这等夜静更深，栅门锁了，相公从哪里过来的？”

“此人道：“是从河里走过来的。”道人道：“这等那两位过来不曾？”祈梦的道：“他们都不曾来。”道人大笑道：“这等那两位都不中，单是相公一位中了。”此人道：“同是一样的梦，为甚么他们不中，我又会中起来？”道人道：“这个‘卒’字，既是棋子上的，就要到棋子上去详了。从来下象棋的道理，卒不过河，一过河就好了。那两位不肯过河，自然不中；你一位走过河来，自然中了，有甚么疑得？”此人听见，虽说他详得有理，心上只是有些狐疑；及至挂出榜来，果然这个中了，那两个不中。可见但凡梦兆，都要详得好，鬼神的聪明，不是显而易见的，须要深心体认一番，方才揣摩得出。

这样的梦是最难详的了；却一般有最易详的，明明白白，就像与人说话一般，这又是一种灵明，总则要同归于验而已。

万历初年，扬州府泰州盐场里，有个灶户，叫做施达卿。

原以烧盐起家，后来发了财，也还不离本业，但只是发本钱与别人烧，自己坐收其利。家资虽不上半万，每年的出息倒也有数千。这是甚么原故？只因灶户里面，赤贫者多，有家业者少，盐商怕他赖去不肯发大本与他；达卿原是同伙的人，那一个不熟？只见做人信实的，要银就发，不论多寡，人都要图他下次，再没有一个赖他的。

只是利心太重，烧出盐来，除使用之外，他得七分，烧的只得三分。家中又有田产屋业，利上盘起利来，一日富似一日，灶户里边，只有他这个财主，古语道得好：地无朱砂，赤土为佳。

海边上有这个富户，那一个不奉承他？夫妻两口，享不尽素封之乐。只是一件，年近六十，尚然无子。

其妻向有醋癖，五十岁以前，不许他娶小，只说自己会生，谁想空心蛋也不曾生一个。直到七七四十九岁以后，天癸已绝，晓得没指望了，才容他讨几个通房。

达卿虽不能够肆意取乐，每到经期之后，也奉了钦差，走去下几次种。

却也古怪，那些通房在别人家就像雌鸡、母鸭一般，不消家主同衾共枕，只是说话走路之间，得空偷偷摸摸，就有了胎；走到他家，就是阉过了的猪，揭过了的狗，任你翻来覆去，横困也没有，竖困也没有，秋生冬熟之田，变做春夏不毛之地，达卿心上甚是忧煎。

他四十岁以前闻得人说，准提菩萨感应极灵，凡有吃他的斋，持他的咒的，只不要祈保两事，求子的只求子，求名的只求名，久而久之，自有应验。

他就发了一点虔心，志志诚诚铸一面准提镜，供在中堂。

每到斋期，清晨起来，对着镜子，左手结了金刚拳印，右手持了念珠，第一诵净法界真言二字道：唵唵念了二十一遍。第二诵护身真言三字：唵啮临。

也是二十一遍。第三诵大明真言七字：

唵么拈钵讷铬吽。

一百零八遍。第四才诵准提咒廿七字：

南无飒哆喃三藐三菩提、俱胝喃、怛你也他、唵折隶主隶、准提娑婆诃。

也是一百零八遍。然后念一首偈：

稽首皈依苏悉帝，头面顶礼七俱胝。

——我今称赞大准提，惟愿慈悲垂加护。

讽诵完了，就把求子的心事祷告一番，叩首数通已毕，方才去吃饭做事。

那准提斋每月共有十日，那十日？

初一，初八，十四，十五，十八，廿三，廿四，廿八，廿九，三十。

若还月小，就把廿七日预补了三十，又有人恐怕琐琐碎碎记他不清，将十个日子编做两句话道：一八四五八，三四八九十。

只把这两句念得烂熟，自然不会忘了。只是一件，这个准提菩萨是极会磨炼人的，偏是不吃斋的日子再撞不着酒筵；一遇了斋期，便有人请他赴席。

那吃斋的人，清早起来，心是清的，自然记得，偏没人请他吃早酒；到了晚上，百事分心，十个九个都忘了，偏要撞着头脑，遇着荤腥，自然下箸，等到忽然记起的时节，那鱼肉已进了喉咙，下了肚子，挖不出了。

独有施达卿专心致志，自四十岁上吃起，吃到六十岁，这二十年之中，再不曾忘记一次，怎奈这桩求子的心事再遂不来。

那一日是他六十岁的寿诞，起来拜过天地，就对着准提镜子哀告道：“菩萨，弟子皈依你二十年，日子也不少了；终日烧香礼拜，头也磕得够了；时常

苦告苦求，话也说得烦了。就是我前世的罪多孽重，今生不该有子，难道你在玉皇上帝面前，这个小小分上也讲不来？如今弟子绝后也罢了，只是使二十年虔诚奉佛之人，依旧做了无祀之鬼，那些向善不诚的都要把弟子做话柄，说某人那样志诚，尚且求之不得，可见天意是挽回不来的。则是弟子一生苦行不唯无益，反开世人谤佛之端，绝大众皈依之路，弟子来生的罪业一发重了。还求菩萨舍一舍慈悲，不必定要宁馨之子，宝贵之儿，就是痴聋暗哑的下贱之坯，也赐弟子一个，度度种也是好的。”说完，不觉孤栖起来，竟要放声大哭，只因是个寿日，恐怕不祥，哭出声来，又收了进去。

及至到晚，寿酒吃过了，贺客散去了，老夫妻睡做一床，少不得在被窝里也做一做生日。

睡到半夜，就做起梦来，也像日间对着镜子呼冤叫屈，日间收进去的哭声此时又放出来了。正哭到伤心之处，那镜子里竟有人说起话来，道：“不要哭，不要哭，子嗣是大事，有只是有，没有只是没有，难道像那骗孩童的果子一般，见你哭得凶，就递两个与你不成？”达卿大骇，走到镜子面前仔细一看，竟有一尊菩萨盘膝坐在里边。达卿道：“菩萨，方才说话的就是你么？”菩萨道：“正是。”达卿就跪下来道：“这等弟子的后嗣毕竟有没有，倒求菩萨说个明白，省得弟子痴心妄想。”

菩萨道：“我对你说，凡人‘妻财子禄’四个字，是前生分定的，只除非高僧转世，星宿现形，方才能够四美俱备，其余的凡胎俗骨，有了几桩，定少几桩，那里能够十全？你当初降生之前，只因贪嗔病重了，讨了‘妻财’二字竟走，不曾提起‘子禄’来，那生灵簿上不曾注得，所以今生没有。我也再三替你拘回，怎奈上帝说你利心太重，刻薄穷民，虽有二十年好善之功，还准折不得四十载贪刻之罪，那里求得子来？后嗣是没有的，不要哄你。”达卿慌起来道：“这等请问菩萨，可还有甚么法子，忏悔得来么？”菩萨道：“忏悔之法尽有，只怕你拚不得。”达卿道：“弟子年已六十，死在眼前，将来莫说田产屋业都是别人的，这是这几根骨头，还保不得在土里土外，有甚么拚不得？”菩萨道：“大众的俗语说得好：‘酒病还须仗酒医。’你的罪业原是财上造来的，如今还把财去忏悔。你若拚得尽着家私拿来施舍，又不可被人骗去，务使穷民得沾实惠，你的家私十分之中散到七、八分上，还你有儿子生出来。”

达卿稽首道：“这等弟子谨依法旨，只求菩萨不要失信。”

菩萨道：“你不要叮嘱我，只消叮嘱自家。你若不失信，我也决不失信。”说完，达卿再朝镜子一看，菩萨忽然不见了。

正在惊疑之际，被妻子翻身碍醒，才晓得是南柯一梦。心上思量道：“我

说在菩萨面前哀恳二十年，不见一些影响，难道菩萨是没耳朵的？如今这个梦，分明是直捷回音了，难道还好不信？无论梦见的是真菩萨，假菩萨，该忏悔，不该忏悔，总则我这些家当将来是没人承受的，与其死了待众人瓜分，不如趁我生前散去。”主意定了，次日起来就对镜子拜道：“蒙菩萨教诲的话，弟子句句遵依，就从今日做起，菩萨请看。”

拜完了，教人去传众灶户来，当面分付：“从今以后，烧盐的利息与前相反，你们得七分，我得三分。以前有些陈帐，你们不曾还清的，一概蠲免。

”就寻出票约来，在准提镜前，一火焚了。又分付众人：“以后地方上凡有穷苦之人，荒月没饭吃的，冬天没绵袄穿的，死了没棺材盛的，都来对我讲，我察得是实，一一舍他，只不可假装穷态来欺我，就是有甚么该砌的路，该修的桥，该起建的庙宇，只要没人侵欺，我只管捐资修造，烦列位去传谕一声。

”众人听见，不觉欢声震天，个个都念几声”阿弥陀佛”而去。

不曾传谕得三日，达卿门前就挨挤不开，不是求米救饥的，就是讨衣遮寒的；不是化砖头砌路的，就是募石板修桥的；至于募缘抄化的僧道，讨饭求丐的乞儿，一发如蜂似蚁，几十双手还打发不开。

达卿胸中也有些泾渭，紧记了菩萨分付不可被人骗去的话，宗宗都要自己查核得确，方才施舍与他；那些假公济私的领袖，一个也不容上门。他那时节的家私，齐头有一万，舍得一年有余，也就去了二千。

忽然有个通房，焦黄精瘦，生起病来，茶不要，饭不贪，只想酸甜的东西吃，达卿知道是害喜了。问他经水隔了几时，通房道：“三个月不洗身上了。”达卿喜欢得眼闭口开，不住嘻嘻的笑。先在菩萨面前还个小小愿心，许到生出的时节做四十九日水陆道场，拜酬佛力。

那些劝做善事的人，闻得他有了应验，一发踊跃前来。起先的募法还是论钱论两的多，到此时募缘的眼睛忽然大了，多则论百，少则论十，要拿住他施舍。若还少了，宁可不要，竟像达卿通房的身孕是他们做出来的一般。

众人道：“他要生儿子，毕竟有求于我。”他又道：“我有了儿子，可以无求于人。”达卿起先的善念，虽则被菩萨一激而成，却也因自己无子，只当拿别人的东西来撒漫的。此时见通房有了身孕，心上就踌躇起来道：“明日生出来的无论是男是女，总是我的骨肉，就作是个女儿，我生平只有半子，难道不留些奩产嫁他？万一是个儿子，少不得要承家守业，东西散尽了，教他把甚么做人家？菩萨也是通情达理的，既送个儿子与我，难道教他呷风不成？况且我的家私也散去十分之二，譬如官府用刑，说打一百，打到二三十上也有饶了的，菩萨以慈悲为本，决不求全责备，我如今也要收兵了。”从此以后，就用着俗语二句：无钱买茄子，只把老来推。

募化的要多，他偏还少，好待募化的不要，做个退兵之策。

俗语又有四句道得好：

善门难开，善门难闭。

招之则来，推之不去。

当初开门喜舍的时节，欢声也震天；如今闭门不舍的时节，怨声也震地。一时间就惹出许多谤詈之言，道他为善不终，“且看他儿子生得出，生不出？若还小产起来，或是死在肚里，那时节只怕懊悔不及”。

谁想起先祝愿的话也不灵，后来诅咒之词也不验，等到十月满足，一般顺顺溜溜生将下来，达卿立在卧房门前，听见孩子一声叫响，连忙问道：“是男是女？”收生婆子把小肚底下摸了一把，不见有碍手的東西，就应道：“只怕是位令爰。”

达卿听见，心上冷了一半。过了一会，婆子又喊起来道：“恭喜，只怕是位令郎。”达卿就跳起来道：“既然是男，怎么先说是女，等我吃这一惊？”口里不曾说得完，两只脚先走到菩萨面前，磕一个头，叫一声“好菩萨”。

正在那边拜谢，只见有个丫鬟如飞的赶来道：“收生婆婆请老爹说话。”达卿慌忙走去，只说产母有甚么差池，赶到门前，立住问道：“有甚么话讲？”婆子道：“请问老爹，这个孩子还是要养他起来、不养他起来？”达卿大惊道：“你说的好奇话，我六十多岁，才生一子，犹如麒麟、凤凰一般，岂有不养之理？”婆子道“不是个儿子。”达卿道：“难道依旧是女儿不成？”婆子道：“若是女儿，我倒也劝你养起来了。”

达卿道：“这话一发奇，既不是儿子，又不是女儿，是个甚么东西？”婆子道：“我收了一世生，不曾接着这样一个孩子，我也辨不出来，你请自己进来看。”达卿就把门帘一掀，走进房去，抱着孩子一看，只见：肚脐底下，腿胯中间。结子丁香，无其形而有其迹；含苞豆蔻舌，开其外而闭其中。凹不凹，凸不凸，好象个压匾的馄饨；圆又圆，缺又缺，竟是个做成的肉饺。逃于阴阳之外，介乎男女之间。

原来是个半雌不雄的石女。达卿看了，叹了一口气，连叫几声“孽障”，将来递与婆子道：“领不领随在你们，我也不好做主意。”说完，竟出去了。

达卿之妻道：“做一世人，只生得这些骨肉，难道忍得淹死不成？就当不得人养，也只当放生一般，留在这边积个阴德也是好的。”就教婆子收拾起来，一般教通房抚养。

却说达卿走出房去，跑到菩萨面前，放声大哭。哭了一场，方才诉说道：“菩萨，是你亲口许我的，教我散去家私，还我一个儿子，我虽不曾尽依得

你，这二三千两银子也是难出手的。

别人在佛殿上施一根椽，舍一个柱，就要祈保许多心事；我舍去的东西，若拿来交与银匠，也打得几个银孩子出来，难道就换不得一个儿子？便是儿子舍不得，女儿也还我一名，等我招个女婿养养老也是好的。再作我今生罪深孽重，祈保不来，索性不教我生也罢了，为甚么弄出这个不阴不阳的东西，留在后面现世？”说完又哭，哭完又说，竟像定要与菩萨说个明白的一般。哭到晚间，精神倦了，昏昏的睡去。

那镜子里面依旧像前番说起话来道：“不要哭，不要哭，我当初原与你说过的，你不失信，我也不失信。你既然将就打发我，我也将就打发你，难道舍不得一分死宝，就要换个完全活宝去不成？”达卿听见，又跪下来道：“菩萨，果然是弟子失信，该当绝后无辞了。只是请问菩萨，可还有么法子忏悔得么？”菩萨道：“你若肯还依前话，拚着家私去施舍，我也还依前话，讨个儿子来还你就是。”达卿还要替他讨个明白，不想再问就不应了，醒来又是一梦。心上思量道：“菩萨的话原说得不差，是我抽他的桥板，怎么怪得他拔我的短梯？也罢，我这些家私依旧是没人承受的了，不如丢在肚皮外散尽了他，且看验不验？”到第二日，照前番的套数，菩萨面前，重发誓愿，呼集众人，教他“不可因我中止善心，不来劝我布施，凡有该做的好事，不时相闻，自当领教。”众人依旧欢呼念佛而去。

那一年恰好遇着奇荒，十家九家绝食，达卿思量道：“古语云：‘饥时一口，饱时一斗。’此时舍一分，强如往常舍十分，不可错了机会。”就把仓中的稻子尽数发出来，赈济饥民；又把盐本收起来，教人到湖广、江西买米来赈粥，一连舍了三月，全活的饥民不止上千，此时家私将去一半。

心上思量道：“如今也该有些动静了。”只管去问通房：“经水来不来？肚子大不大？可想吃甚么东西？”通房都道：“一些也不觉得。”达卿心上又有些疑惑起来道：“我舍的东西虽然不曾满数，只是菩萨也该把个消息与我，为甚么比前倒迟钝起来？”忽一日，丫鬟抱了那个石女，走到达卿面前道：“老爹抱抱孩子，我要去有事。”这孩子生了半年，达卿不曾沾手，因他是个怪物，见了就要气闷起来。此时欲待不接，怎奈那丫鬟因小便紧急，不由家主情愿，丢在怀中，竟上马桶去了。

达卿把孩子仔细一看，只见眉清目秀，耳大鼻丰，尽好一个相貌。就叹口气道：“这样一个好孩子，只差得那一些，就两无所用。我的罪业固然重了，你前世作了甚么恶，就罚你做这样一件东西？”说完，把他抱裙揭开，看那腰下之物。

不想看出一场大奇事来。你道甚么奇事？那孩子生出来的时节，小便之处

男女两件东西都是有的，只是男子的倒缩在里面，女子的倒现在外边，所以男不像男，女不像女；如今不知甚么原故，女子的渐渐长平了，男子的又拖了半截出来，竟不知是几时变过的。

他母亲夜间也不去摸他，日间也不去看他。此时达卿无心看见，就惊天动地叫起来道：“你们都来看奇事！”一时间，妻子、通房、丫鬟使婢都走拢来道：“甚么奇事？”达卿把孩子两脚扒开与众人看。众人都大惊道：“这件东西是那里变出来的？好怪异！”达卿道：“这等看起来，分明是菩萨的神通了。想当初降生的时节，他原做个两可的道理，试我好善之心诚与不诚，男也由得他，女也由得他，不男不女也由得他。如今见我的家私舍去一半，所以也拿一半来安慰我。这等看来，将来还不止于此。中介这一半也还是拿不稳的，我若照以前中止了善心，焉知伸得出来的缩不进去？如今没得说，只是发狠施舍就是了。”当日率了妻子通房，到菩萨面前磕了无数的头，就去急急寻好事做。

不多几时，场下瘟病大作，十个之中，医不好两三个。薄板棺材，从一两口卖起，卖到五六两还不祝达卿就买了几排木头，教上许多匠作，昼夜做棺材施舍。

又着人到镇江请名医，苏州买药料，把医生养在家中，施药替人救治。医得好的，感他续命之恩；医不好的，衔他掩尸之德。不上数月，又舍去二三千金。再把孩子一看，不但人道又长了许多，连肾囊肾子都褪出来了。

达卿一来因善事圆满，二来因孩子变全，就往各寺敦请高僧，建七七四十九日水陆道场，酬还夙愿。功德完日，正值孩子周试之期，数百里内外受惠之人都来庆贺。

以前达卿因孩子不雌不雄，难取名字，直到此时，方才拿得定是个男子，因他生得奇异，取名叫做奇生。后来易长易大，一些灾难也没有，资性又聪明，人物又俊雅，全不像灶户人家生出来的。

达卿延请名师，教他诵读，十六岁就进学，十八岁就补廪。

补廪十年，就膺了恩选，做过一任知县，一任知州。致仕之时，家资仍以万计。

达卿当初只当不曾施舍，白白得了一个贵子，又还饶了一个封君，你道施舍的利钱重与不重？可见作福一事，是男人种子的仙方，女子受胎的秘诀，只是施舍的银子，不可使他落空，都要做些眼见的功德。

如今世上无子的人，十个九个是财上安命的，那里拚得施舍？究竟那些家产终久是别人的，原与施舍一样。他宁可到死后分赃，再不肯在生前作福，这是甚么原故？只因有两个主意横在胸中，所以不肯割舍。

第一个主意，说焉知我后来不生，生出还要吃饭；不知天有生人，必有养人，那有个施恩作福修出来的儿子会饿死的？

第二个主意，说有后无后，是前生注定的，那里当真修得来？

不知因果一事，虽未必个个都像施达卿应得这般如响，只是钱财与子息这两件东西，大约有些相碍的。钱财多的人家，子息定少；子息多的人家，钱财必希。

不信但看打鱼船上的穷人，卑田院中的丐妇，衣不遮身，食不充口，那儿子横一个，竖一个，止不住只管生出来；盈千叠万的财主，妻妾满堂，眼睛望得血出，再不见生，就生了也养不大。

可见银子是妨人的东西，世上无嗣的诸公，不必论因果不因果，请多少散去些，以为容子之地。

卷之三 说鬼话计赚生人 显神通智恢旧业

词云：

是害俱从利得，懒向刀头蜜舌。欲作寡戆人，无奈妻孥交谪。叹息，叹息，没个点金神术。

右调《如梦令》

这首词，是一个恬淡无求之人不肯贪财贾祸，又当不得家计萧条，没穿少吃，被妻子埋怨不过，做来寄感慨的。

古语云：‘酒食朋友，柴米夫妻。’做丈夫的人，不能够封妻荫子，也就于夫纲有愧了；连”柴米”二字尚不周全，使妻妾子女熬饥受冻，这等的丈夫，怎怪得妻子埋怨？只是做丈夫的人，使妻子终日埋怨的，固然不是个有用的男子；做妻子的人，终日埋怨丈夫的，也叫不得个有用的妇人。

据我说起来，若还是个没用的妇人，就不该去埋怨丈夫；若还是个有用的妇人，又不消去埋怨丈夫。别样生理妇人家虽做不得，那些蚕桑织紵之事，浣纱刺绣之工，那一件是做不得的？古时的妇人，嫁了做官做吏的丈夫，尚且有纺绩之声达于中外；何况做了贫士之妻，不肯受些辛苦，替男子做人家，终日张了大口等丈夫的饭吃，赤了身子等丈夫的衣穿，稍有不足，就做起《狮吼记》来，与他吵闹。这样妇人，与朱买臣的妻子同是一流人物，到穷极无聊之际，那逼写休书的事，都是做得出的。崇祯末年，淮安府盐城县有个极恶的妇人，只因好吃懒做，丈夫养膳他不来，要想卖与别人。

他恐怕第二个丈夫也与前面的一样，不能够穿好吃好，竟要自家择婿。遇着一个远方之人，是做大伙强盗的，见他丰衣足食，只道是个富翁，就随了他去。谁想未及一年，就被官府拿住，问了死罪，禁在狱中，把妻子发与媒婆变卖。

不料前面的丈夫恰好来在本处，因卖了妻子不曾另娶，闻得有个官卖的妇人要寻受主，就约了几个客商，都是要买妇人的，一同去相。及至走到跟前，竟是自家的妻子，这前夫不好意思，掉转头来竟走。

那妇人一把扯住，哭哭啼啼跪在前夫面前，叫他莫记旧情，只当修福一般，赎我回去。前夫不理，他只是哀告。

那些同来的客商，都是轻裘缓带、丰衣足食之人，见前夫不赎，都想要买他，这妇人抵死不从，只要跟了前夫回去。

那官媒立在旁边，问他甚么原故？他说当初错了主意，只想穿好吃好，不问来历，嫁与歹人，故此有这个日子。如今这些客商个个丰衣足食，焉知不是歹人？倒不如跟了前夫，虽则贫穷，还可以相信得过，将来决没有这个日子。所以不愿从新，只想复旧。

前夫见他说得可怜，只得备了官价，写张领字，当官带了回去。这妇人走到家中，竟换了一番性格。起先极懒，后来极勤；起先极奢，后来极俭；起先极强悍，后来极温柔；这都是走过一家，尝着滋味的原故。后来帮助丈夫成家立业，做了个有名的财主。

当初若不嫁与强盗，吃过好食，穿过好衣，受过好衣好食之累，那里晓得衣食两件是好不得的？倒不如粗衣淡饭，虽然吃不饱，也还饿不死；虽然穿不暖，也还冻不杀。不像好衣好食要饱出祸来，暖出事来，到祸发事出后，求为饥寒而不可得也。

如今世上好吃懒做、埋怨丈夫的妇人，可惜不曾嫁与强盗；若还做过压寨夫人，犯了金科玉律，等官府做媒改嫁出来的，自然会感激丈夫，宁受饥寒，不做歹事，使自己安乐一生，不受丰衣足食之累了。

可见贫贱人家的女子，只该劳筋动骨，替男子挣家，切不可拿丈夫来嗟怨。

是便是了，古语云：“虽有巧妇，不能做无米之炊。”做妇人的就是极勤极苦，趁来的钱财也只好养活自己，难道丈夫的身子也靠他养活不成？况且丈夫之外，还有儿女，还有丫鬟奴仆，都是要穿衣吃饭的。若还男子没有出息，这一世的无米之饭，叫他如何炊煮得来？少不得早晚之间，定有几句言语埋怨丈夫的了。

要晓得那有本事的男子，不消妇人埋怨，自然挣得衣食来；没本事的男子，就是早骂一顿，晚咒一场，那衣食两件也咒骂不出，白白伤了夫妇之情。不如自己搜索枯肠，想个计策出来，去炊那无米之饭。炊得熟，做个巧妇；炊不熟，也还做个贤妇。

我如今说个惯炊无米之饭，不愁不熟，只愁太熟的妇人，与贫家女子做个

榜样，省得他埋怨丈夫。

这个妇人叫做顾云娘，是万历初年的人，住在淮安府桃源县。丈夫顾有成，是个读死书的秀才，只有文墨之事略知道些，除了读书之外，竟像个未雕未斫的孩子。不但钱财不知数目，米粮不辨升斗，连吃饭的饥饱、穿衣的冷热都不知道，竟像吃在别人肚里、穿在别人身上一般。

穿衣吃饭的时节，定要人立在旁边，替他记着碗数件数，才不至于伤饥失饱、寒暖不均；若还一次没人照管，凭他自穿自吃，就要弄出病来。

至于出门走路不辨东西，与人行礼不记左右，一发不消说了。同窗的朋友替他取个别号，叫做“顾混沌”。

父母在日，也有三千余金的家产。只因丧过二亲之后、未娶云娘之前，有个结发的妻子，比丈夫略高一成，仅仅知道饥饱，晓得冷热，除了吃着之外，一毫人事不懂，连开门七件事，只晓得是家用之物，问他是树上生的，泥里长的？就不知道了。

与丈夫两个恰好一阴一阳，凑成个混沌世界。

夫妻两口，只管穿衣吃饭，一毫家务不管，不上三年，把一分好家私消磨殆荆这位有福的夫人命里不该熬饥受冻，过完好日子，就升天去了。苦得这位顾云娘嫁来续弦，替他还了饥寒之债。

云娘是个贫士之女，未嫁之先，也曾许过一分人家，未及于归，丈夫就死了。守过三年，将近二十岁，只因父母嫁女之心太急了些，不肯从容择婿，所以把个聪明女子，配了个懵懂儿郎。云娘走进大门，看见新郎的举止与家人的动静，就知道这分人家，不是做妇人的家数做得来的，连“女中丈夫”四个字都用不着，还要截去上二字，不肯列于女子之中，俨然以丈夫自命。就不等三朝，竟出来理事，把丫鬟奴仆叫到在前，逐件分付过去，竟像新官到任设立堂规的一般，都要依令而行，不许违他一件。说完之后，就叫丫鬟奴仆领了去查盘仓库。

只说顾有成是个旧家，除了田产之外，定有几年的积蓄；那里晓得仓无一粒，囊无半文，连娶他的聘金与成亲的酒水，都是借欠来的。及至查问田产，并没有寸土尺地。

云娘看见这些光景，十分忧虑。心上思量道：“这等看起来，连‘丈夫’二字也用不着，竟要做神仙了。除非有个点金神术，能作无米之炊，方才做得这分人家，不然只好束手待毙。

这一家老小，如何养活得来？”就终日思量，要想个点铁成金的法子，好试他无米能炊的手段。

自从分付众人之后，那些丫鬟奴仆个个没有笑容，人人都含愠色，好象衙

役遇到了清官，知道没有利落，有个不愿充当，只求革退之意。

止有个老实丫鬟，年过三十岁，没有丈夫的，举止并不改常，做事十分踊跃。云娘知道是个好人，就叫他贴身伏事，把以前的话，细细问道：“你相公这分人家，是一向清淡的，还是以前富足，如今消乏下来的？”那丫鬟道：“数年之前，还是个财主，则这两三年里面消乏下来的。”云娘道：“这等相公的钱财，还是他好嫖好赌，邪路上花用去的？还是他结识亲戚，相交朋友，正事上费用去的？”丫鬟道：“相公是个老实人，并不喜欢嫖赌，也不与人往来，只因老实太过，不会当家；前面那位主母也与相公一般，不管闲帐，又且好穿喜吃，与三姑六婆往来；所以不上三年，就把家私费尽了。”云娘道：“既然家主家婆不管闲帐，家中大小事务都是何人料理？”

丫鬟道：“米粮出入，是几个得用的丫鬟轮流掌管；钱财出入，是个能事的管家一人经手；其余辛苦劳碌的事，是我做得多。”

云娘道：“丫鬟的好歹，我都看见了，不消问得。只是那个能事的管家，平日光景如何？只怕相公不嫖不赌，他倒在外面嫖赌；相公不与人往来，他倒结识亲戚，相交朋友，拿了家主的钱财去做畅汉，也不可。”丫鬟道：“没有此事。他平日谨慎不过，并不与一人往来。又把钱财当做性命，就是我们瞒了家主，要支几个铜钱使用，他都是不敢的。那里肯做畅汉？”

“云娘听了这些话，甚是疑心。思量男子又不嫖赌，又不结交，没有甚么取穷之道；就是妇人好穿喜吃，也用不了这许多；毕竟是手下的人与外面的人欺他没用，大家诓骗去了。我如今思想起来，败落未及三年，日子也还不久，外面人骗去的虽然追取不转，手下人落去的还可以稽查得出，也是看得见的赃物；独有钱财之事，是一个家人经手。这一个家人若还好嫖好赌，所落的钱财自然花费去了；若肯结识亲戚，相交朋友，所落的钱财自然寄到亲友家中去了。既然两件都不好，可见这些积蓄还不曾运出大门，定有个安顿私囊之处。只消费些心血，拚双冷眼，不时去伺察他，这注钱财还可以搜寻得出。

从此以后，就把一片心机分为两处，用二分去监守丫鬟，用八分去稽察奴仆。看见丫鬟打米出去，再不就淘，决要延挨一会。云娘知道他的意思，故意走开，闪在幽僻之处，远远的照了他，看他弄些甚么手脚。只见他兜了几碗往墙角头一倒，就取米下锅。

原来那条夹墙里面有个小小仓廩，容得一石多米，是这几个得用的丫鬟共同置造的，轮着那一个管粮，就是那一个盛米，到交代之日，上手的人出空了，交与下手的人。仓廩虽小，倒喜得丰歉常平，一年到头，再没有个空闲的日子。

云娘看了，就叹口气道：“不想一个小小墙洞，竟漏去一分人家。手下人

之可畏，亦至于此！”看便看见了，再不去觉得察他，要把这个小小仓廩，留到荒歉之时取来救命，故不肯小用了他。

米粮的敝窞已被他察出来了，只有钱财的漏孔还寻不着。

只见厨房后面有一片小小荒园，云娘要开辟出来，做个菜圃。

正要叫人动手，那个管事的家人不肯叫别人出力，竟要自己一个独任其劳。云娘就交付与他，等他独锄独种。

那个家人平日极懒，及至锄园种菜，就忽然勤力起来。叫他外面去做事，到临行之际，定要把锄头藏过了，只怕又有勤力的人要偷了锄头，去替他垦地；转来时节，茶饭不曾吃，先要到菜园里面巡视一番，看见别人的脚迹，就疑心起来，定要查问到底。

云娘口中不说，心上思量道：“他的精神命脉都聚在那一处，可见除了菜园，没有第二桩心事，只消一把锄头，就了得他三年的积蓄了。”从此以后，不往别处搜寻，也把精神命脉聚在那一处，合着古语二句，叫做：主仆同心，黄土变金。

只是菜园虽小，也有一块地方，不知道钱财落在那一棵菜根下面。又想个计较出来，等他出门做事将要转来的时节，自己先到园中等候，看了进来那一刻，眼光落在那一处，就知道这主钱财埋在那一处了，连这一把锄头还不消用第二下，割开一寸地皮，就可以和盘托出了。

果然用了此法，把他注目之处看在眼里。知道丈夫一分家私，墙洞里漏去一半，泥孔里漏去一半。还亏得土地有灵，替他守住泥孔，漏得下来，不曾漏得出去；不像壁公壁婆，不会看守墙洞，一边收得进来，一边就放出去也。

云娘把这无影的弊端尽皆察出，也可谓巧到极处，能到至处了。若把别个妇人，一面看出来，一面就要做出来，巴不得早取一刻，早得一刻的用处，那里还肯容忍？他却不然，心上思量道：“这注钱财虽是我丈夫的故物，如今取了出来，依旧交还原主，有甚么损伤阴鹭？只是那个家人，也费了三年心血趱积起来，如今不知不觉被人偷掘了去，教他何以为情？况且我掘起来，就不与他说明，他也知道是我。口便不敢怨帐，心上岂有不恨之理；既有怨恨之心，未必不起逃走之念；即使不敢逃走，也要离心离德起来，要他尽心竭力帮助我做人家，断断不能够了。还要想个妙法，取了他的银子来，又不使他怨恨我；不但不怨恨，还要使他尽心竭力帮助我做人家；这才叫做聪明，这样的聪明方才有些用处。若还只顾财物，不结人心，就合着《四书》‘财聚则民散’，有了死宝，没了活宝，所得不偿所失，这样聪明反是败家子具也。”踌躇了几日，将到满月之期，只见那些讨债的人络绎不绝。

讨到后面，见没得还他，竟扯住顾有成羞辱起来，说：“你娶妻子，与别

人何干？要我们代出聘金，帮贴酒水，难道生出来的儿子，肯叫我们父亲不成？”云娘听了这些话，气愤不过，把丈夫叫进去道：“你既没有银子，为甚么做这般险事？”

如今这些债负有得还他，没得还他？不妨直对我说。”顾有成满面羞惭，没有一句回覆。那个管事的家人立在旁边，替他答应道：“这些债负是没有抵偿的。当初听了媒人的话，说娘子妆奁极厚，压箱的银子尽够还人，所以做了这桩险事。如今有得还没得还，只问娘子就是了。”

云娘听见这句话，笑了一笑，想了一想，就对家人道：“这等你出去回他，说我妆奁虽小，还债的东西也还略有几件，只是要待满月之后，才肯开箱。如今到满月之期，也不多几了，叫他请回，竟到彼时一取，决不少他一厘就是。”家人依了这些话，出去回覆众人，众人欣然而去。顾有成听见云娘的话说得硬浪，只说果有银子带来，等云娘不在房中，偷了他的钥匙，把箱笼开来一看，只见箱中之物，都是些破衣旧袄，残针断线，莫说银子没有一厘，就是值钱的首饰，像样的衣服，也没有一件。

顾有成看过之后，依旧替他锁好，就害怕起来。正要打点问他，只见云娘分付家人，叫他明日去唤卖婆，说有值钱的首饰、像样的衣服多送些来，我要换要买；又分付那些丫鬟，叫他去请尼姑道婆，说要修斋礼忏，超度亡灵。

那些丫鬟奴仆一齐回覆他道：“家中的饭米只够明日一顿早粥，午饭就没有了。先要发些银子出来，办下明日的粮草，才好出去请人。”云娘道：“不消你们挂念，我这个家主婆是惯炊无米饭的，只消几块湿柴，一锅白水，就可以煮出饭来，何须用米？你们不信，明日就试一试，还你转来的时节，决有饭就是了。”众人不信，只说他讲笑话。

到了第二日，把家中余剩的米尽数下锅，煮了一顿早粥，大家吃了，去请三姑六婆，竟像败家妇人的举动。众人去后，又寻些事做，把丈夫也打发出门，竟像要辟去众人，好烧丹炼石，省得被人厌坏的一般。

顾有成原是个混沌之人，到了此时，一发混沌起来，竟不知他葫芦里面卖的甚么怪药。就不往别处走动，只在大门外面立了半日，等丫鬟奴仆转来，与他一同进去，丫鬟奴仆把三姑六婆的话，各人回覆一遍，都说明日就来。

云娘对众人道：“你们去了半日，肚中饿了，午饭已煮熟多时，快些去吃，省得说我不会当家，定要等米来做饭。”顾有成随了丫鬟奴仆走到灶前，只见揭开锅盖，果然有一锅好饭，煮得喷香。只是饭煮得早，人来得迟，觉得太熟了些，盛在碗中，有些糍软之意。顾有成与丫鬟奴仆大家呆了半响，方才走散。

及至到了第二日，那些尼姑道婆一齐走到。云娘相见过了，对他说道

：“轮回因果之事，我往常再不信的。如今看起来，果然不是虚话。自从我进门之后，夜夜梦见前面的大娘，说他生前不会当家，听人哄骗，把丈夫一分好家私平空败荆如今死在阴司，被公婆懊恨不过，告诉阎王，要罚他变猪变狗。他无可奈何，夜夜来求告我，要我做些功果超度一超度。故此借重列位师父，念些经忏与他，等他早生早化。只是家中柴米欠缺，银钱短少，只好备些斋供，经钱等项，却是没有的。求列位师父，只当修福一般，念平日相与之情，替他忏悔一忏悔。”

那些尼姑道婆，终日在他家走动，死者的银钱不知骗过多少，如今听了这句话，都害怕起来。思想被人欺骗的，尚且如此；欺骗别人的，还不知如何报应。巴不得忏悔别人，又替自己忏悔，省得死者发极，要告诉阎王，扳出自己来，未必不捉生替死。

大家不约而同，都许他不要经钱，白做一堂功德。云娘订过之后，就拣个起忏的日子，急急打发他出门，好等卖婆来做交易。只见卖婆走到，取出许多衣服首饰，都是值钱像样的。云娘拣了几件，放在面前，与他说价，大约值多还少，要讨些眼下的便宜，与前面吃亏的人扯直。

那个卖婆见他才嫁过来，就总成自己，只说是个好主顾，也与前面的人一般，是好欺好骗的。初次相交，正要放松一着，等买主好思念他，后来自有取偿之处。值一两的还不上八钱，也就肯了。

云娘议定之后，一面叫人去借天平，一面进房去取银子。

顾有成与丫鬟奴仆，大家拥在一堂，看他交兑。

只见取出来的银子，也有成锭的，也有散碎的，总是细丝，一块搭头也没有。兑明白了，交与卖婆取去。

那些丫鬟奴仆，个个伸头，人人吐舌，也有欢喜的，也有忧愁的，也有说他是娘家带来的，也有疑他是别处取来的。虽然惊诧，还不说神道鬼。独有个混沌丈夫，心上惊骇不过，知道他箱笼之中并无一物，这些银子是那里变出来的？一定是个仙女无疑了。从此以后，竟把妻子当做神仙，恨不得顶在头上，莫说言语之间不敢侮慢，就是云雨绸缪之际，想到此处，也忽然惊竦起来，惟恐褻渎了神仙，后来必有罪过。

到了满月之后，那些大小债主一齐上门，云娘叫人传话道：“银子是没有的，若要首饰衣服，还有几件。列位用得着，待我取些出来，清了帐目；若还用不着，须要到一年半载之后，待我做些女工针指，趱积起来奉还。”那些讨债的人，那个肯丢了现的，去讨赊帐？只得将机就计，来俯就他，要首饰的取首饰，要衣服的取衣服。

云娘又不相应，件件都作了重价，值一两的东西起先是八钱买下来，如今

作了一两五六钱，方才打发出去。

银子的来历还不曾说明，先趁个对合上手，且把显而易见之事，露些小小聪明，与手下人看一看，使他改心换意，知道这位主母是要欺骗别人、有受别人欺骗的。

到了起忏之日，自家至至诚诚斋戒沐浴过了，随着尼姑道婆一同拜忏。拜了三日三夜，到收拾道场的时节，跪在公婆神位之前，再三哀告道：“你前面的媳妇，虽然不会当家，把你吃辛吃苦挣来的家业，一朝败尽，叫他变猪变狗，其实是该当的，只可怜他是个没用的人，当初并无歹意，只因被人欺骗，以至于此。如今忏悔以后，求你看佛天面上，饶恕他些，舍个人身与他，等他托生去罢。

说完之后，又走到死者神位之前，拜了几拜，高声劝谕道：“承你所托的事，我如今都做过了；蒙你教导的话，我前日都试过了，果然一毫不差，桩桩都有应验。只是那些偷骗的人，照你说来，一个不肯饶他，定要明彰报应，其实都是该当的。

只可怜那些男女，都是愚蠢之人，不过因贪财好利，以至于此。

如今又取了转来，使他虚累其名，不曾做得实事，也甚觉得可怜。如今忏悔以后，求你也看佛天面上，饶恕他些，舍他一条性命，再过几年，等他做些功劳，准折了罪过罢。”那些丫鬟奴仆听了这些话，个个都毛骨悚然。起先吃了他的无米之饭，看了他的倘来之财，心上甚是疑虑，只怕是自己的东西；走去摸摸仓廩，探探库藏，就捶胸顿足起来，知道贼情败露，被他获着真赃，愧恨之心，自然不消说了。只是一半恨他，还有一半疑他，说他是新来的人，那里知道从前之事？自己藏匿的东西又十分牢固，为甚么一到即知，一搜便着，难道是个神仙不成？正在猜疑不决之时，听了这番说话，就豁然大悟起来。只说以前的话，都是死者阴灵不散，托梦与他，指引了藏匿之处，教他取出来的。竟把怨恨生者之心，变做惧怕死者之念，大家抖做一团。

等云娘拜过之后，一齐跪在神位之前，一面磕头，一面祷祝，只求大舍慈悲，赦了他的偷骗之罪，独有一个老实丫鬟于心无愧，立在旁边嘻笑自如。

云娘自从礼忏之后，就把三姑六婆概行谢绝，连那放松一着的卖婆也没处取偿原本，白白折了一个加二。

那些丫鬟奴仆受过他这一番惊哄，都说这一位主母是有鬼神附着的，别人失去的东西尚且搜寻得着，何况自己的财物，有得把人窃去，落得不要欺心。所以个个改了心肠，人人换了主意，再不敢去欺骗他。

他待下人，又能知甘识苦，有赏有罚。只因他会驾驭英雄，竟把奸党邪人，变做忠臣义士，这一分家业那怕不中兴起来？

他以前掘着的银子共有千金，还去一二百金之债，余剩下来的，也不买田，也不放帐，只拿来堆积粮食。自古道：“堆金不如积谷。”当不得他贱买贵卖，日长夜大起来，不上三十年，做了桃源县中第一个财主。

生出来的儿子喜得肖母不肖父，没有一毫混沌家风。顾有成时常对儿子谈说旧事，说你母亲是个仙女，有点铁成金的妙术，又能做无米之炊，把他进门以后、满月以前的话，细细说与他听。

那儿子不信，说他明明是个凡人，怎么叫做仙女？那些奇巧之事，毕竟有些根据，不是凭空设出来的，就是母亲面前，要穷究这些来历。

云娘恐怕漏泄出来，使下人识破，依旧要欺骗他，只是不说。直到儿子长成，娶了媳妇，惟恐媳妇不会当家，要被下人欺骗，方才背了家人奴仆，把这些原委直说出来，做个防欺御骗的样子。所以这桩妙事流传至今，使《连城璧外集》之中，又添一段佳话也。

卷之四 待诏喜风流 鬻钱赎妓 运弁持公道 舍米追赃

词云：

访遍青楼窈窕，散尽黄金买笑。金尽笑声无，变作吠声如豹，承教，承教，以后不来轻造。

这首词名为《如梦令》，乃说世上青楼女子，薄幸者多，从古及今，做郑元和、于叔夜的不计其数，再不见有第二个穆素徽、第三个李亚仙。做嫖客的人，须趁莲花未落之时，及早收拾锣鼓，休待错梦做了真梦，后来不好收常世间多少富家子弟，看了这两本风流戏文，都只道妓妇之中一般有多情女子，只因嫖客不以志诚感动他，所以不肯把真情相报，故此尽心竭力，倾家荡产，去结识青楼，也要想做《绣襦记》、《西楼梦》的故事。

谁想个个都有开场，无煞尾，做不上半本，又有第二个郑元和、于叔夜上台，这李亚仙、穆素徽与他从新做起，再不肯与一个正生搬演到头，不知甚么原故？万历年间，南京院子里有个名妓，姓金名荃，小字就叫做荃娘。容貌之娇艳，态度之娉婷，自不必说，又会写竹画兰，往来的都是青云贵客。

有个某公子在南京坐监，费了三、三千金结识他，一心要娶他作妾，只因父母在南直做官，恐生物议，故此权且消停。

自从相与之后，每月出五十两银子包他，不论自己同宿不同宿，总是一样。日间容他会客，夜间不许他留人。

后来父亲转了北京要职，把儿子改做北监，带了随任读书。

某公子临行，又兑六百两银子与他为一年薪水之费，约待第二年出京，娶他回去。

荃娘办酒做戏，替他饯行，某公子就点一本《绣襦记》。

荃娘道：“启行是好事，为何做这样不吉利的戏文？”某公子道：“只要你肯做李亚仙，我就为你打莲花落也无怨。”当夜枕边哭别，分付他道：“我去之后，若听见你留一次客，我以后就不来了。”荃娘道：“你与我相处了几年，难道还信我不过？若是欲心重的人，或者熬不过寂寞，要做这桩事；若是没得穿、没得吃的人，或者饥寒不过，没奈何要做这桩事。你晓得我欲心原是淡薄的，如今又有这注银子安家，料想不会饿死，为甚么还想接起客来？”某公子一向与他同宿，每到交媾之际，看他以为乐，反以为苦，所以再不疑他有二心。此时听见这两句话，自然彻底相信了。分别之后，又曾央几次心腹之人，到南京装做嫖客，走来试他；他坚辞不纳，一发验出他的真心。

未及一年，就辞了父亲，只说回家省母，竟到南京娶他。

不想走到之时，荃娘已死过一七了。问是甚么病死的，鸨儿道：“自从你去之后，终日思念你，茶不思，饭不想，一日重似一日。临死之时，写一封血书，说了几句伤心话，就没有了。”

某公子讨书一看，果然是血写的，上面的话叙得十分哀切，煞尾那几句云：生为君侧之人，死作君旁之鬼。乞收贱骨，携入贵乡，他日得践同穴之盟，吾目瞑矣。老母弱妹，幸稍怜之。

某公子看了，号啕痛哭，几不欲生。就换了孝服，竟与内丧一般。追荐已毕，将棺木停在江口，好装回去合葬，刻个“副室金氏”的牌位供在柩前，自己先回去寻地。

临行又厚赠鸨母道：“女儿虽不是你亲生，但他为我而亡，也该把你当至亲看待。你第二个女儿姿色虽然有限，他书中即托我照管，我转来时节，少不得也要培植一番，做个屋乌之爱。

总来你一家人的终身，都在我身上就是了。”鸨母哭谢而别。

却说某公子风流之兴虽然极高，只是本领不济，每与妇人交感，不是望门流涕，就是遇敌倒戈，自有生以来，不曾得一次颠鸾倒凤之乐。相处的名妓虽多，考校之期都是草草完稿，不交白卷而已。所以到处便买春方，逢人就问房术，再不见有奇验的。

一日坐在家中，有个术士上门来拜谒，取出一封荐书，原来是父亲的门生，晓得他要学房中之术，特地送来传授他的。

某公子如饥得食，就把他留在书房，朝夕讲究。

那术士有三种奇方，都可以立刻见效。第一种叫做坎离既济丹，一夜止敌一女，药力耐得二更；第二种叫做重阴丧气丹，一夜可敌二女，药力耐得三更；第三种叫做群姬夺命丹，一夜可敌数女，药力竟可以通宵达旦。

某公子当夜就传了第一种，回去与乃正一试，果然欢美异常。次日又传第

二种，回去与阿妾一试，更觉得娇健无比。

术士初到之时，从午后坐到点灯，一杯茶汤也不见，到了第二三日，那茶酒饮食渐渐的丰盛起来，就晓得是药方的效验了。

及至某公子要传末后一种，术士就有作难之色。某公子只说他要索重谢，取出几个元宝送他。

术士道：“不是在下有所需索，只因那种房术，不但微损于己，亦且大害于人，须是遇着极淫之妇，屡战不降，万不得已，用此为退兵之计则可，平常的女子动也是动不得的。就是遇了劲敌，也只好偶尔一试；若一连用上两遭，随你铁打的妇人，不死也要生一场大玻在下前日在南京偶然连用两番，断送了一个名妓。如今怕损阴德，所以不敢传授别人。”某公子道：“那妓妇叫甚么名字，可还记得么？”术士道：“姓金名茎，小字叫做茎娘，还不曾死得百日，”某公子大惊失色，又问道：“闻得那妇人近来不接客，怎么独肯留兄？”术士道：“他与个甚么贵人有约，外面虽说不接客，要掩饰贵人的耳目，其实暗中有个牵头，夜夜领人去睡的。”某公子听了，就像发虐疾的一般，身上寒一阵，热一阵。又问道：“这个妇人，有几个敝友也曾嫖过，都说他的色心是极淡薄的。兄方才讲那种房术，遇了极淫之妇方才可用，他又不是个劲敌，为甚么下那样毒手摆布他？”术士道：“在下阅人多矣，妇人淫者虽多，不曾见这一个，竟是通宵不倦的；或者去嫖他的贵友本领不济，不能饱其贪心，故此假装恬退耳。他也曾对在下说过，半三不四的男子，惹得人渴，救不得人饥，倒不如藏拙些的好。”某公子听到此处，九分信了，还有一分疑惑，只道他是赖风月的谎话，又细细盘问那妇人下身黑白何如，内里蕴藉何如，术士逐件讲来，一毫也不错。又说小肚之下、牝户之上有个小小香疤，恰好是某公子与他结盟之夜，一齐灸来做记认的。

见他说着心窍，一发毛骨竦然，就别了术士进去，思量道：“这个淫妇吃我的饭，穿我的衣，夜夜搂了别人睡，也可谓负心之极了。到临终时节，又不知那里弄些猪血狗血，写一封遗嘱下来，教我料理他的后事。难道被别人弄死，教我偿命不成？又亏得被人弄死，万一不死，我此时一定娶回来了。天下第一个淫妇，嫁着天下第一个本领不济之人，怎保得不走邪路，做起不尴不尬的事来？我这个龟名万世也洗不去了。这个术士竟是我的恩人，不但亏他弄死，又亏他无心中肯讲出来。他若不讲，我那里晓得这些原故？自然要把他骨殖装了回来，百年之后，与我合葬一处，分明是生前不曾做得乌龟，死后来补数了，如何了得！”当晚寻出那封血书，瞒了妻妾，一边骂，一边烧了。次日就差人往南京，毁去“副室金氏”的牌位，踏着妈儿的门槛，狼骂一顿回来了。

从此以后，刻了一篇《戒嫖文》，逢人就送。不但自己不嫖，看见别人迷

恋青楼，就下苦口极谏。这叫做：要知山下路，须问过来人。

这一桩事，是富家子弟的呆处了。后来有个才士，做一回《卖油郎独占花魁》的小说，又有个才士，将来编做戏文。

那些挑葱卖菜的看了，都想做起风流事来。每日要省一双草鞋钱，每夜要做一个花魁梦。攒积几时，定要到妇人家走走，谁想卖油郎不曾做得，个个都做一出贾志诚了回来。当面不叫有情郎，背后还骂叫化子，那些血汗钱岂不费得可惜！崇祯末年，扬州有个妓妇，叫做雪娘，生得态似轻云，腰同细柳，虽不是朵无赛的琼花，钁关上的姊妹，也要数他第一。他从幼娇痴惯了，自己不会梳头，每日起来，洗过了面，就教妈儿替梳；妈儿若还不得闲，就蓬上一两日，只将就掠掠，做个懒梳妆而已。

小东门外有个篦头的待诏，叫做王四。年纪不上三十岁，生得伶俐异常，面貌也将就看得过。篦头篦得轻，取耳取得出，按摩又按得好，姊妹人家的生活，只有他做得多。

因在坡子上看见做一本《占花魁》的新戏，就忽然动起风流兴来，心上思量道：“敲油梆的人尚且做得情种，何况温柔乡里、脂粉丛中摩疼擦痒之待诏乎？”一日走到雪娘家里，见他蓬头坐在房中，就问道：“雪姑娘要篦头么？”雪娘道：“头到要篦，只是舍不得钱，自己篦篦罢。”王四道：“那个趁你们的钱，只要在客人面前作养作养就勾了。”一面说，一面解出家伙，就替他篦了一次。

篦完，把头发递与他道：“完了，请梳起来。”雪娘道，“我自己不会动手，往常都是妈妈替梳的。”王四道：“梳头甚么难事，定要等妈妈？等我替你梳起来罢。”雪娘道：“只怕你不会。”王四原是聪明的人，又常在妇人家走动，看见梳惯的，有甚么不会？就替他精精致致梳了一个牡丹头。

雪娘拿两面镜子前后一照，就笑起来道：“好手段，倒不晓得你这等聪明。既然如此，何不常来替我梳梳，一总算银子还你就是。”王四正要借此为进身之阶，就一连应了几个“使得”。雪娘叫妈儿与他当面说过，每日连梳连篦，算银一分，月尾支销，月初另起。

王四以为得计，日日不等开门就来伺候。每到梳头完了，雪娘不教修养，他定要捶捶捻捻，好摩弄他的香迹一日夏天，雪娘不曾穿裤，王四对面替他修养，一个陈抟大睡，做得他人不知。及至醒转来，不想按摩待诏做了针灸郎中，百发百中的雷火针已针着受病之处了。

雪娘正在麻木之时，又得此欢娱相继，香魂去而未来。星眼开而复闭，唇中齿外唧唧啾啾，有呼死不辍而已。

从此以后，每日梳完了头，定要修一次养，不但浑身捏高，连内里都要修

到。雪娘要他用心梳头，比待嫖客更加亲热。

一日问道：“你这等会趁钱，为甚么不娶房家小，做分人家？”王四道：“正要如此，只是没有好的。我有一句话，几次要和你商量，只怕你未必情愿，故此不敢启齿。”雪娘道：“你莫非要做卖油郎么？”王四道：“然也。”雪娘道：“我一向见你有情，也要嫁你，只是妈妈要银子多，你那里出得起？”王四道：“他就要多，也不过是一二百两罢了。要我一注兑出来便难，若肯容我陆续交还，我拚几年生意不着，怕挣不出这些银子来？”雪娘道：“这等极好。”就把他的意思对妈儿说了。

妈儿乐极，怕说多了，吓退了他，只要一百二十两，随他五两一交，十两一交，零碎收了，一总结算。只是要等交完之日，方许从良；若欠一两不完，还在本家接客。

王四一一依从，当日就交三十两。那妈儿是会写字的，王四买个经折教他写了，藏在草纸袋中。

从此以后，搬在他家同住，每日算饭钱还他，聚得五两、十两，就交与妈儿上了经折。因雪娘是自己妻子，梳头篦头钱一概不算，每日要服事两三个时辰，才得出门做生意。

雪娘无客之时，要扯他同宿，他怕妈儿要算嫖钱，除了收帐，宁可教妻子守空房，自己把指头替代。每日只等梳头之时，张得妈儿不见，偷做几遭铁匠而已。

王四要讨妈儿的好，不但篦头修养分内之事，不敢辞劳，就是日间煮饭，夜里烧汤，乌龟忙不来的事务，也都肯越俎代庖。

地方上的恶少就替他改了称呼，叫做“王半八”，笑他只当做了半个王八，又合着第四的排行，可谓极尖极巧。王四也不以为惭，见人叫他，他就答应，只要弄得粉头到手，莫说半八，就是全八也情愿充当。

准准忙了四五年，方才交得完那些数目。就对妈儿道：“如今是了，求你写张婚书，把令受交卸与我，等我赁间房子，好娶他过门。”妈儿只当不知，故意问道：“甚么东西是了？”

要娶那一位过门？女家姓甚么？几时做亲？待我好来恭贺。”

王四道：“又来取笑了，你的令爱许我从良，当初说过一百二十两财礼，我如今付完了，该把令爱还我去，怎么假糊涂，倒问起我来？”妈儿道：“好胡说！你与我女儿相处了三年，这几两银子还不够算嫖钱，怎么连人都要讨了去？好不欺心！”

王四气得目定口呆，回他道：“我虽在你家住了几年，夜夜是孤眠独宿，你女儿的皮肉我不曾沾一沾，怎么假这个名色，赖起我的银子来？”王四只

道雪娘有意到他，日间做的勾当都是瞒着妈儿的，故此把这句话来抵对，那晓得古语二句，正合着他二人：落花有意随流水，流水无心恋落花。

雪娘不但替妈儿做干证，竟翻转面孔做起被害来。就对王四道：“你自从来替我梳头，那一日不歪缠几次？怎么说没有相干？一日只算一钱，一年也该三十六两。四五年合算起来，不要你找帐就够了，你还要讨甚么人？我若肯从良，怕没有王孙公子，要跟你做个待诏夫人？”五四听了这些话，就像几十桶井花凉水从头上浇下来的一般，浑身激得冰冷，有话也说不出。晓得这注银子是私下退不出来的了，就赶到江都县去击鼓。

江都县出了火签，拿妈儿与雪娘和他对审。两边所说的话与私下争论的一般，一字也不增减。

知县问王四道：“从良之事，当初是那个媒人替你说合的？”王四道：“是他与小的当面做的，不曾用媒人说合。”

知县道：“这等那银子是何人过付的？”王四道：“也是小的亲手交的，没有别人过付。”知县道：“亲事又没有媒人，银子又没有过付，教我怎么样审？这等他收你银子，可有甚么凭据么？”王四连忙应道：“有他亲笔收帐。”知县道：“这等就好了，快取上来。”王四伸手到草纸袋里，翻来覆去，寻了半日，莫说经折没有，连草纸也摸不出半张。

知县道：“既不收帐。为甚么不取上来？”王四道：“一向是藏在袋中的，如今不知那里去了？”知县大怒，说他既无媒证，又无票约，明系无赖棍徒要霸占娼家女子，就丢下签来，重打三十。又道他无端击鼓，惊扰听闻，枷号了十日才放。

看官，你道他的经折那里去了？原来妈儿收足了银子，怕他开口要人，预先分付雪娘，与他做事之时，一面搂抱着他，一面向草纸袋摸出去了，如今那里取得出？王四前前后后共做了六七年生意，方才挣得这注血财，又当了四五年半八，白白替他梳了一千几百个牡丹头，如今银子被他赖去，还受了许多屈刑，教他怎么恨得过？就去央个才子，做一张四六冤单，把黄绢写了，缝在背上，一边做生意，一边诉冤，要人替他讲公道。

那里晓得那个才子又是有些作孽的，欺他不识字，那冤单里面句句说鸨儿之恶，却又句句笑他自己之呆。冤单云：诉冤人王四，诉为半八之冤未洗，百二之本被吞，请观书背之文，以救刳肠之祸事。今身向居蔡地，今徒扬州，执贱业以谋生，事贵人而糊口。蹇遭孽障，勾引疾魂。日日唤梳头，朝朝催挽髻。以彼青丝发，系我绿毛身。按摩则内外兼修，唤不醒陈抟之睡；盥沐则发容兼理，忙不了张敞之工。缠头锦日进千缗，请问系何人执帚；洗儿钱岁留十万，不知亏若个烧汤。原不思破彼之慳，只妄想酬吾所欲。从良密议，订于四五

年之前；聘美重资，浮于百二十之外。正欲请期践约，忽然负义寒盟。两妇舌长，雀角鼠牙易竞；一人智短，鲢清鲤浊难分。搂吾背而探吾囊，乐处谁防窃盗；笞我豚而枷我颈，苦中方悔疏虞。奇冤未雪于厅阶，隐恨求伸于道路。伏乞贵官长者，义士仕人，各赐乡评，以补国法。

或断雪娘归己，使名实相符，半八增为全八；或追原价还身，使排行复旧，四双减作两双。若是则鸩羽不致高张，而龟头亦可永缩颖。为此泣诉。

妈儿自从审了官司出去，将王四的铺盖与篋头家伙尽丢出来，不容在家宿歇。王四只得另租屋居住，终日背了这张冤黄，在街上走来走去。

不识字的只晓得他吃了行院的亏，在此申诉，心上还有几分怜悯；读书识字的人看了冤单，个个掩口而笑，不发半点慈悲，只喝采冤单做好不说，那代笔之人取笑他的原故。

王四背了许久，不见人有一些公道，心上思量：“难道罢了不成？纵使银子退不来，也教他吃我些亏，受我些气，方才晓得穷人的银子不是好骗的！”就生个法子，终日带了篋头家伙，背着冤黄，不往别处做生意，单单立在雪娘门口，替人篋头，见有客人要进去嫖他，就扯住客人，跪在门前控诉。

那些嫖客见说雪娘这等无情，结识他也没用，况且篋头的人都可以嫖得，其声价不问可知，有几个跨进门槛的，依旧走了出去，妈儿与雪娘打又打他不怕，赶又赶他不走，被他截住咽喉之路，弄得生计索然。

忽一日王四病倒在家，雪娘门前无人吵闹，有个解粮的运官进来嫖他。两个睡到二更，雪娘睡熟，运官要小解，坐起身来取夜壶。那灯是不曾吹灭的，忽见一个穿青的汉子跪在床前，不住的称冤叫枉。

运官大惊道：“你有甚么屈情，半夜三更走来告诉？快快讲来，待我帮你伸冤就是。”那汉子口里不说，只把身子掉转，依旧跪下，背脊朝了运官，待他好看冤帖。

谁想这个运官是不大识字的，对那汉了道：“我不曾读过书，不晓得这上面的情节，你还是口讲罢。”那汉子掉转身来，正要开口，不想雪娘睡醒，咳嗽一声，那汉子忽然不见了。

运官只道是鬼，十分害怕，就问雪娘道：“你这房中为何有鬼诉冤？想是你家曾谋死甚么客人？”雪娘道：“并无此事。”运官道：“我方才起来取夜壶，明明有个穿青的汉子，背了冤黄，跪在床前告诉。见你咳嗽一声，就不见了，岂不是鬼？若不是你家谋杀，为甚么在此出现？”雪娘口中只推没有，肚里思量道：“或者是那个穷鬼害病死了，冤魂不散，又来缠扰也不可。”心上又喜又怕，喜则喜阳间绝了祸根，怕则怕阴间又要告状。

运官疑了一夜，次日起来，密访邻舍。邻舍道：“客人虽不曾谋死，骗人

一项银子是真。”就把王四在他家苦了五六年挣的银子，白白被他骗去，告到官司，反受许多屈刑，后来背了冤黄，逢人告诉的话，说了一遍。

运官道：“这等那姓王的死了不曾？”邻舍道：“闻得他病在寓处好几日了，死不死却不知道。”运官寻到他寓处，又问他邻舍说：“王四死了不曾？”邻舍道：“病虽沉重，还不曾死，终日发狂发躁，在床上乱喊乱叫道：‘这几日不去诉冤，便宜了那个淫妇。’说来说去，只是这两句话，我们被他聒噪不过。只见昨夜有一二更天不见响动，我们只说他死了。及至半夜后又忽然喊叫起来道：“贼淫妇，你与客人睡得好，一般也被我搅扰一常’这两句话，又一连说了几十遍，不知甚么原故。”运官惊诧不已，就教邻舍领到床前，把王四仔细一看，与夜间的面貌一些不差。就问道：“老王，你认得我么？”王四道：“我与老客并无相识，只是昨夜一更之后，昏昏沉沉，似梦非梦，却像到那淫妇家里，有个客人与他同睡，我走去跪着诉冤，那客人的面貌却像与老客一般。这也是病中见鬼，当不得真，不知老客到此何干？”运官道：“你昨夜见的就是我。”

把夜来的话对他说一遍，道：“这等看来，我昨夜所见的，也不是人，也不是鬼，竟是你的魂魄。我既然目击此事，如何不替你处个公平？我是解漕粮的运官，你明日扶病到我船上来。

待我生个计较，追出这项银子还你就是。”王四道：“若得如此，感恩不荆”运官当日依旧去嫖雪娘，绝口不提前事，只对妈儿道：“我这次进京，盘费缺少，没有缠头赠你女儿。我船上耗米尚多，你可叫人来发几担去，把与女儿做脂粉钱。只是日间耳目不便，可到夜里着人来龇”妈儿千感万谢。果然到次日一更之后，教龟子挑了箩担，到船上巴了一担回，再来发第二担，只见船头下水手把锣一敲，大家喊起来道：“有贼偷盗皇粮，地方快来拿获！”惊得一河两岸，人人取棒，个个持枪，一齐赶上船来，把龟子一索捆住，连箩担交与夜巡。

夜巡领了众人，到他家一搜，现搜出漕粮一担。运官道：“我船上空了半舱，约去一百二十余担，都是你偷去了，如今藏在那里？快快招来！”妈儿明知是计，说不出教我来挑的话，只是跪下讨饶。运官喝令水手，把妈儿与龟子一齐捆了，吊在桅子，只留雪娘在家，待他好央人行事。自己进舱去睡了，要待明日送官。

地方知事的去劝雪娘道：“他明明是扎火囤的意思，你难道不知？糟米是紧急军粮，官府也怕连累，何况平民？你家赃证都搜出来了，料想推不干净。他的题目都已出过，一百二十担漕米，一两一担，也该一百二十两。你不如去劝母亲，教他认赔了罢，省得经官动府，刑罚要受，监牢要坐，银子依旧要赔

。”雪娘走上船来，把地方所劝的话对妈儿说了，妈儿道：“我也晓得，他既起这片歹心，料想不肯白过，不如认了晦气，只当王四那宗银子不曾骗得，拿来舍与他罢。”就央船头进舱去说，愿偿米价，求免送官。舱中允了，就教拿银子来交。妈儿是个奸诈的人，恐怕银子出得容易，又要别生事端，回道：“家中分文没有，先写一张票约，等天明了，挪借送来。”运官道：“朝廷的国课，只怕他不写，不怕他不还，只要写得明白。”妈儿就央地方写了一张票约，竟如供状一般，送与运官，方才放了。

等到天明，妈儿取出一百二十两银子，只说各处借来的，交与运官。谁想运官收了银子，不还票约，竟教水手开船。妈儿恐贻后患，雇只小船，一路跟着取讨，直随到高邮州，运官才教上船去。

当面分付道：“我不还票约，正要你跟到途中，与你说个明白。这项银子，不是我有心诈你的，要替你偿还一注冤债，省得你到来世变驴变马还人。你们做娼妇的，那一日不骗人，那一刻不骗人？若都教你偿还，你也没有许多银子。只是那富家子弟，你骗他些也罢了，为甚么把做手艺的穷人当做浪子一般耍骗？他伏事你五六年，不得一毫赏赐，反把他银子赖了，又骗官府枷责他，你于心何忍？他活在寓中，病在床上尚且愤恨不过，那魂魄现做人身，到你家缠扰；何况明日死了，不来报冤？我若明明劝你还他，就杀你剐你，你也决不肯取出，故此生这个法子，追出那注不义之财。如今原主现有我船上，我替你当面交还，省得你心上不甘，怪我冤民作贼。”就从后舱唤出来，一面把银子交还王四，一面把票约掷与妈儿。妈儿磕头称谢而去。

王四感激不尽，又虑转去之时，终久要吃淫妇的亏，情愿服事恩人，求带入京师，别图生理。运官依允，带他随身而去，后来不知如何结果。

这段事情，是穷汉子喜风流的榜样。奉劝世间的嫖客及早回头，不可被戏文小说引偏了心，把血汗钱被他骗去，再没有第二个不识字的运官肯替人扶持公道了。

卷之五 婴众怒舍命殉龙阳 抚孤茕全身报知己

词云：

南风不识何由始，妇人之祸贻男子。翻面凿洪蒙，无雌硬打雄。向隅悲落魄，试问君何乐？齷齪甚难当，翻云别有香。

这首词叫做《菩萨蛮》，单为好南风的下一针砭。南风一事，不知起于何代，创自何人，沿流至今，竟与天造地设的男女一道争锋比胜起来，岂不怪异？怎见男女一道是天造地设的？但看男子身上凸出一块，女子身上凹进一块，这副形骸岂是造作出来的？男女体天地赋形之意，以其有余，补其不足，补到恰好处，不觉快活起来，这种机趣岂是矫强得来的？及至交媾以后，男精女

血，结而成胎，十月满足，生男育女起来，这段功效岂是侥幸得来的？只为顺阴阳交感之情，法乾坤覆载之义，象造化陶铸之功，自然而然。不假穿凿，所以褻狎而不碍于礼。顽要而有益于正。

至于南风一事，论形则无有余不足之分，论情则无交欢共乐之趣，论事又无生男育女之功，不知何所取义，创出这桩事来，有苦于人，无益于己，做他何用？亏那中古之时，两个男子好好的立在一处，为甚么这一个忽然就想起这桩事，那一个又欣然肯做起这桩事来？真好一段幻想。况且那尾闾一窍，是因五腑之内污物无所泄，秽气不能通，万不得已生来出污秽的。

造物赋形之初，也怕男女交媾之际，误入此中，所以不生在前面生在后，即于分门别户之中，已示云泥霄壤之隔；奈何盘山过岭，特地寻到那幽僻之处去掏摸起来？或者年长鳏夫，家贫不能婚娶，借此以泄欲火，或者年幼姣童，家贫不能糊口，借此以觅衣食，也还情有可原；如今世上，偏是有妻有妾的男子酷好此道，偏是丰衣足食的子弟喜做此道，所以更不可解。

此风各处俱尚，尤莫盛于闽中，由建宁、邵武而上，一府甚似一府，一县甚似一县。不但人好此道，连草木是无知之物，因为习气所染，也好此道起来。

深山之中有一种榕树，别名叫做南风树。凡有小树在榕树之前，那榕树毕竟要斜着身子去钩搭小树，久而久之，钩搭着了，把枝柯紧紧缠在小树身上，小树也渐渐倒在榕树怀里来，两树结为一树，任你刀锯斧凿，拆他不开，所以叫做南风树。

近日有一才士听见人说，只是不信，及至亲到闽中，看见此树，方才晓得六合以内，怪事尽多，俗口所传、野史所载的，不必尽是荒唐之说。因题一绝云：并蒂芙蓉连理枝，谁云草木让情痴？人间果有南风树，不到闽天那得知。

看官，你说这个道理解得出，解不出？草木尚且如此，那人的癖好一发不足怪了。

如今且说一个秀士与一个美童，因恋此道而不舍，后来竟成了夫妻，还做出许多义夫节妇的事来。这是三纲的变体，五伦的闰位，正史可以不载，野史不可不载的异闻，说来醒一醒睡眠。嘉靖末年，福建兴化府莆田县有个廩膳秀才，姓许名葳，字季芳，生得面如冠玉，唇若涂朱。少年时节，也是个出类拔萃的龙阳，有许多长朋友攒住他，终日闻香嗅气，买笑求欢，那里容他去攻习举业？直到二十岁外，头上加了法网，嘴上带了刷牙，渐渐有些不便起来，方才讨得几时闲空，就去奋志萤窗，埋头雪案，一考就入学，入学就补廩，竟做了莆田县中的名士。到了廿二三岁，他的夫星便退了，这妻星却大旺起来。为甚么原故？只因他生得标致，未冠时节，还是个孩子，又像个妇人，内眷们看

见，还像与自家一般，不见得十分可羨。

到此年纪，雪白的皮肤上面，出了几根漆黑的髭须，漆黑的纱巾底下，露出一张雪白的面孔，态度又温雅，衣饰又时兴，就像苏州虎丘山上绢做的人物一般，立在风前，飘飘然有凌云之致。你道妇人家见了，那个不爱？只是一件，妇人把他看得滚热，他把妇人却看得冰冷。为甚么原故？只因他的生性以南为命，与北为仇。常对人说：“妇人家有七可厌。”人问他那七可厌？他就历历数道：“涂脂抹粉，以假为真，一可厌也；缠脚钻耳，矫揉造作，二可厌也；乳峰突起，赘若悬瘤，三可厌也；出门不得，系若匏瓜，四可厌也；儿缠女缚，不得自由，五可厌也；月经来后，濡席沾裳，六可厌也；生育之余，茫无畔岸，七可厌也。怎如美男的姿色，有一分就是一分，有十分就是十分，全无一毫假借，从头至脚，一味自然。任你东南西北，带了随身，既少嫌疑，又无挂碍，做一对洁净夫妻，何等不妙？”听者道：“别的都说得是了，只是‘洁净’二字，恐怕过誉了些。”他又道：“不好此者，以为不吉；那好此道的，闻来别有一种异香，尝来也有一种异味。这个道理，可为知者道，难为俗人言也。”听者不好与他强辩，只得由他罢了。

他后来想起“不孝有三，无后为大”，少不得要娶房家眷，度个种子。有个姓石的富家，因重他才貌，情愿把女儿嫁他，倒央人来做媒，成了亲事。

不想嫁进门来，夫妇之情甚是冷落，一月之内，进房数次，其余都在馆中独宿。过了两年，生下一子，其妻得了产痲之症，不幸死了。季芳寻个乳母，每年出些供膳，把儿子叫他领去抚养，自己同几个家僮过日。

因有了子嗣，不想再娶妇人，只要寻个绝色龙阳，为续弦之计，访了多时，再不见有。

福建是出男色的地方，为甚么没有？只因季芳自己生得太好了，虽有看得过的，那肌肤眉眼，再不能够十全。也有几个做毛遂自荐，来与他暂效鸾凤，及至交欢之际，反觉得珠玉在后，令人形秽。所以季芳鳏居数载，并无外遇。

那时节城外有个开米店的老儿，叫做尤侍寰，年纪六十多岁，一妻一妾都亡过了，止有妾生一子，名唤瑞郎，生得眉如新月，眼似秋波，口若樱桃，腰同细柳，竟是一个绝色妇人。

别的丰姿都还形容得出，独有那种肌肤，白到个尽头的去处，竟没有一件东西比他。雪有其白而无其腻，粉有其腻而无其光。在裸之时，人都叫他做粉孩儿。长到十四岁上，一发白里闪红，红里透白起来，真使人看见不得。

兴化府城之东有个胜境，叫做湄洲屿，屿中有个天妃庙。

立在庙中，可以观海，晴明之际，竟与琉球国相望。每年春间，合郡士民

俱来登眺。

那一年天妃神托梦与知府，说：“今年各处都该荒旱，因我力恳上帝，独许此郡有七分收成。”彼时田还未种，知府即得此梦，及至秋收之际，果然别府俱荒，只有兴化稍熟。知府即出告示，令百姓于天妃诞日，大兴胜会，酬他力恳上帝之功。

到那赛会之时，只除女子不到，合郡男人，无论黄童白叟，没有一个不来。

尤侍寰一向不放儿子出门，到这一日，也禁止不祝自己有些残疾，不能同行，叫儿子与邻家子弟做伴同去。临行千叮万嘱：“若有人骗你到冷静所在去讲闲话，你切不可听他。”

瑞郎道：“晓得。”竟与同伴一齐去了。

这日凡是好南风的，都预先养了三日眼睛，到此时好估承色。又有一班作孽的文人，带了文房四宝，立在总路头上，见少年经过，毕竟要盘问姓名，穷究信息，登记明白，然后远观气色，近看神情，就如相面的一般，相完了，在名字上打个暗号。

你道是甚么原故？他因合城美少辐辏于此，要攒造一本南风册，带回去评其高下，定其等第，好出一张美童考案，就如吴下评鹭妓女一般。

尤瑞郎与同伴四五人都不满十六岁，别人都穿红着紫，打扮得妖妖娆娆；独有瑞郎家贫，无衣妆饰，又兼母服未满，浑身俱是布素。

却也古怪，那些估承色的、定考案的，都有几分眼力，偏是那穿红着紫的，大概看看就丢过了，独有浑身布素的尤瑞郎，一千一万双眼睛都钉在他一人身上，要进不放他进，要退不放他退，扯扯拽拽，缠个不了。

尤瑞郎来看胜会，谁想自家反做了胜会把与人看起来。等到赛会之时，挨挤上去，会又过了，只得到屿上眺望一番。

有许多带攒盒上山的，这个扯他吃茶，那个拉他饮酒，瑞郎都谢绝了，与同伴一齐转去。

偶然回头，只见背后有个斯文朋友，年可二十余岁，丰姿甚美，意思又来得安闲，与那扯扯拽拽的不同，跟着瑞郎一同行走。瑞郎过东，他也过东；瑞郎过西，他也过西；瑞郎小解，他也小解；瑞郎大便，他也大便，准准跟了四五个时辰，又不问一句话，瑞郎心上甚是狐疑。

及至下山时节，走到一个崎岖所在，青苔路滑，瑞郎一脚踏去，几乎跌倒。那朋友立在身边，一把搀住道：“尤兄仔细。”

一面相扶，一面把瑞郎的手心轻轻摸了几摸，就如搔痒的一般。

瑞郎脸上红了又白，白了又红，白是惊白的，红是羞红的，一霎时露出许

多可怜之态，对那朋友道：“若不是先生相扶，一交直滚到山下。请问尊姓大号？”那朋友将姓名说来，原来就是鳏居数载、并无外遇的许季芳。彼此各说住处，约了改日拜访。说完，瑞郎就与季芳并肩而行，直到城中分路之处，方才作别。

瑞郎此时情窦已开，明晓得季芳是个眷恋之意，只因众人同行，不好厚那一个，所以借扶危济困之情，寓惜玉怜香之意，这种意思也难为他。莫说情意，就是容貌丰姿也都难得。今日见千见万，何曾有个强似他的？”我今生若不相处朋友就罢，若要相处朋友，除非是他，才可以身相许。”想了一会，不觉天色已晚，脱衣上床。忽然袖中掉出两件东西，拾起来看，是一条白绫汗巾，一把重金诗扇。

你道是那里来的？原来许季芳跟他行走之时，预先捏在手里等候，要乘众人不见，投入瑞郎袖中；恰好遇着个扶跌的机会，两人袖口相对，不知不觉丢将过来，瑞郎还不知道。此时见了，比前更想得殷勤。

却说许季芳别了瑞郎回去，如醉如痴，思想兴化府中竟有这般绝色，不枉我选择多年，“我今日搔手之时，见他微微含笑，绝无拒绝之容，要相处他，或者也还容易。只是三日一交，五日一会，只算得朋友，叫不得夫妻，定要娶他回来，做了填房，长久相依才好。况且这样异宝，谁人不起窥伺之心？纵然与我相好，也禁不得他相处别人，毕竟要使他从一而终，方才遂我大志。若是小户人家，无穿少吃的，我就好以金帛相求；万一是旧家子弟，不希罕财物的，我就无计可施了。”翻来覆去，想到天明。正在出城访问，忽有几个朋友走来道：“闻得美童的考案出来了，贴在天妃庙中，我们同去看看何如？”季芳道：“使得。”就与众人一同步去。

走到庙中，抬头一看，竟像殿试的黄榜一般，分为三甲，第一甲第一名就是尤瑞郎。众人赞道：“定得公道，昨日看见的，自然要算他第一。”又有一个道：“可惜许季芳早生十年，若把你未冠时节的姿容留到今日，当与他并驱中原，未知鹿死谁手？”季芳笑了一笑，问众人道：“可晓得他家事如何？父亲作何生理？”众人中有一个道：“我与他是紧邻，他的家事瞒不得我。父亲是开米店的，当初也将就过得日子，连年生意折本，欠下许多债来，大小两个老婆俱死过了，两口棺木还停在家中不能殡葬，将来一定要受聘的。当初做粉孩儿的时节，我就看上他了，恨不得把气吹他大来。如今虽不曾下聘，却是我荷包里的东西，列位休来剪络。”季芳口也不开，别了众人回去。思想道：“照他这等说，难道罢了不成？少不得要先下手。”连忙写个晚生贴子，先去拜他父亲，只说久仰高风，特来拜访，不好说起瑞郎之事。

瑞郎看见季芳，连忙出来拜揖。季芳对侍寰道：“令郎这等长大，想已开

笔行文了。晚生不揣，敢邀入社何如？”侍寰道：“庶民之子，只求识字记帐，怎敢妄想功名？多承盛意，只好心领。”季芳、瑞郎两人眉来眼去，侍寰早已看见，明晓得他为此而来，不然一个名士，怎肯写晚生帖子，来拜市井之人？心上明白，外面只当不知。三人坐了一会，分别去了。

侍寰次日要去回拜季芳，瑞郎也要随去，侍寰就引他同行。

季芳谅他决来回拜，恨不得安排香案迎接。相见之时，少不得有许多谦恭的礼数，亲热的言词，坐了半晌，方才别去。

看官，你道侍寰为何这等没志气，晓得人要骗他儿子，全无拒绝之心，不但开门揖盗，又且送亲上门，是何道理？要晓得那个地方，此道通行，不以为耻；侍寰还债举丧之物，都要出在儿子身上，所以不拒窥伺之人。这叫做“明知好酒，故意犯令。”既然如此，他就该任凭瑞郎出去做此道了，为何出门看会之时，又分付不许到冷静所在与人说话，这是甚么原故？

又要晓得福建的南风，与女子一般，也要分个初婚、再醮。

若是处子原身，就有人肯出重聘，三茶不缺，六礼兼行，一样的明婚正娶；若还拘管不严，被人尝了新去，就叫做败柳残花，虽然不是弃物，一般也有售主，但只好随风逐浪，弃取由人，就开不得雀屏，选不得佳婿了。所以侍寰不废防闲，也是韞椟待沽之意。

且说兴化城中自从出了美童考案，人人晓得尤瑞郎是个状元。那些学中朋友只除衣食不周的，不敢妄想天鹅肉吃，其余略有家事的人，那个不垂涎咽唾？早有人传到侍寰耳中。

侍寰就对心腹人道：“小儿不幸，生在这个恶赖地方，料想不能免俗。我总则拚个蒙面忍耻，顾不得甚么婚姻论财、夷虏之道。我身背上有三百两债负，还要一百两举丧，一百两办我的衣衾棺槨，有出得起五百金的，只管来聘，不然教他休想。”

从此把瑞郎愈加管束，不但不放出门，连面也不许人见。

福建地方，南风虽有受聘之例，不过是个意思，多则数十金，少则数金，以示相求之意，那有动半千金聘男子的？众人见他开了大口，个个都禁止不提。

那没力量的道：“他儿子的后庭料想不是金镶银裹的，’岂其娶妻，必齐之姜？’便除了这个小官，不用也罢。”那有力量的道：“他儿子的年纪还不曾二八，且熬他几年，待他穷到极处，自然会跌下价来。”所以尤瑞郎的桃夭佳节，又迟了几时。只是思量许季芳，不能见面，终日闭在家中，要通个音信也不能够。不上半月，害起相思病来，求医不效，问卜无灵。

邻家有个同伴过来看他，问起得病之由，瑞郎因无人通信，要他做个氤氲

使者，只得把前情直告。

同伴道：“这等何不写书一封，待我替你寄去，教他设处五百金聘你就是了。”瑞郎道：“若得如此，感恩不荆”就研起墨来，写了一个寸楮，钉封好了，递与同伴。同伴竟到城外去寻季芳，问到他的住处，是一所高大门楣。

同伴思量：“住这样房子的人，一定是个财主，要设处五百金，料也容易。”及至唤出人來一问，原来数日之前，将此房典与别人，自己搬到城外去住了。同伴又问了城外的住处，一路寻去，只见数间茅屋，两扇柴门，冷冷清清，杳无人迹。

门上贴一张字道：

不佞有小事下乡，凡高明书札，概不敢领，恐以失答开罪，亮之宥之。

同伴看了，转去对瑞郎述了一遍，道：“你的病害差了，他们上的字明明是拒绝你的，况且房子留不住的人，那里有银子干风流事？劝你及早丢开，不要痴想。”瑞郎听了，气得面如土色，思量一会，对同伴道：“待我另写一封绝交书，连前日的汗巾、扇子烦你一齐带去。若见了他，可当面交还，替我骂他几句；如若仍前不见，可从门缝之中丢将进去，使他见了，稍泄我胸中之恨。”同伴道：“使得。”瑞郎爬起来，气忿忿的写了一篇，依旧钉封好了，取出二物，一齐交与同伴。同伴拿去，见两扇柴门依旧封锁未开，只得依了瑞郎的话，从门缝中塞进去了。

看官，你道许季芳起初何等高兴，还只怕贿赂难通；如今明白出了题目，正好做文字了，为何全不料理，反到乡下去游荡起来？要晓得季芳此行，正为要做情种。

他的家事，连田产屋业，算来不及千金。听得人说尤侍寰要五百金聘礼，喜之不胜道：“便尽我家私，换得此人过来消受几年，就饿死了也情愿。”竟将住房典了二百金，其余三百金要出在田产上面，所以如飞赶到乡下去卖田。恐怕同窗朋友写书来约他做文字，故此贴字在门上，回覆社友，并非拒绝瑞郎。

忽一日得了田价回来，兴匆匆要央人做事。不想开开大门，一脚踏着两件东西，拾起一看，原来就是那些表记。当初塞与人，人也不知觉；如今塞还他，他也不知觉；这是造物簸弄英雄的个小小伎俩。

季芳见了，吓得通身汗下，又不知是他父亲看见，送来羞辱他的；又不知是有了售主，退来回覆他的，那一处不疑到？

把汗巾捏一捏，里面还有些东西，解开却是一封书札。拆来细看，上写道：窃闻有初者鲜终，进锐者退速。始以为岂其然，而今知真不谬也。妃宫瞥遇，委曲相随；持危扶颠，备示悯恤。归而振衣拂袂，复见明珠暗投。以为何物

才人，情痴乃尔，因矢分桃以报，谬思断袖之欢。诨意后宠未承，前鱼早弃。我方织苏锦为献，君乃署翟门以辞。曩如魑魅逐影，不知何所见而来？今忽鼠窜抱头，试问何所闻而去？君既有文送穷鬼，我宁无剑斩情魔？纨扇不载仁风，蛟绡枉沾泪迹。谨将归赵，无用避秦。

季芳看了，大骇道：“原来他寄书与我，见门上这几行瘳字，疑我拒绝他，故此也写书来拒绝我。这样屈天屈地的事，教我那里去伸冤？”到了次日，顾不得怪与不怪，肯与不肯，只得央人去做。

尤侍寰见他照数送聘，一厘不少，可见是个志诚君子，就满口答应，约他儿子病好，即便过门。就将送来的聘金，还了债负，举了二丧，余下的藏为养老送终之费。这才合着古语一句道：有子万事足。

且说尤瑞郎听见受了许家之聘，不消吃药，病都好了。只道是绝交书一激之力，还不知他出于本心。季芳选下吉日，领了瑞郎过门，这一夜的洞房花烛，比当日娶亲的光景大不相同。

有撒帐词三首为证：

其一：

银烛烧来满画堂，新人羞涩背新郎。新郎不用相扳扯，便不回头也不妨。

其二：

花下庭前巧合欢，穿成一串倚阑干。缘何今夜天边月，不许情人对面看？

其三：

轻摩轻玉嗅温香，不似游蜂掠蕊狂。何事新郎偏识苦？十年前是一新娘。

季芳、瑞郎成亲之后，真是如鱼得水，似漆投胶，说不尽绸缪之意。瑞郎天性极孝，不时要回去看父亲。季芳一来舍不得相离，二来怕他在街上露形，启人窥伺之衅，只得把侍寰接来同住，晨昏定省，待如亲父一般。

侍寰只当又生一个儿子，喜出望外。只是六十以上之人，毕竟是风烛草露，任你百般调养，到底留他不住，未及一年，竟过世了。

季芳哀毁过情，如丧考妣，追荐已毕，尽礼殡葬。

瑞郎因季芳变产聘他，已见多情之至；后来又见待他父亲如此，愈加感深入骨，不但愿靠终身，还且誓以死报。

他初嫁季芳之时，才十四岁，腰下的人道，大如小指，季芳同睡之时，贴然无碍，竟像妇女一般。及至一年以后，忽然雄壮起来，看他欲火如焚，渐渐的禁止不祝又有五个多事的指头，在上面摩摩捏捏，少不得那生而知之、不消传授的本事，自然要试出来。

季芳怕他辛苦，时常替他代劳，只是每到竣事之后，定要长叹数声。瑞郎问他何故，季芳只是不讲。

瑞郎道：“莫非嫌他有碍么？”季芳摇头道：“不是。”

瑞郎道：“莫非怪他多事么？”季芳又摇头道：“不是。”瑞郎道：“这等你为何长叹？”季芳被他盘问不过，只得以实情相告。指着他的此物道：“这件东西是我的对头，将来与你离散之根就伏于此，教我怎不睹物伤情？”瑞郎大惊道：“我两个生则同衾，死则共穴，你为何出此不祥之语，毕竟为甚么原故？”季芳道：“男子自十四岁起，至十六岁止，这三年之间，未曾出幼，无事分心。相处一个朋友，自然安心贴意，如夫妇一般。及至肾水一通，色心便起，就要想起妇人来了。一想到妇人身上，就要与男子为仇。书上道：‘妻子具而孝衰于亲。’有了妻子，连父母的孝心衰了，何况朋友的交情？如今你的此物一日长似一日，我的缘分一日短似一日了。你的肾水一日多似一日，我的欢娱一日少似一日了。想到这个地步，教我如何不伤心，如何不叹气？”说完了，不觉放声大哭起来。

瑞郎见他说得真切，也止不住泪下如雨。想了一会道：“你的话又讲差了，若是泛泛相处的人，后来娶了妻子，自然有个分散之日；我如今随你终身，一世不见女子，有甚么色心起得？就是偶然兴动，又有个遣兴之法在此，何须虑他？”季芳道：“这个遣兴之法，就是将来败兴之端，你那里晓得？”

瑞郎道：“这又是甚么原故？”季芳道：“凡人老年的颜色不如壮年，壮年的颜色不如少年者，是甚么原故？要晓得肾水的消长，就关于颜色的盛衰。你如今为甚么这等标致？只因元阳未泄，就如含苞的花蕊一般，根本上的精液总聚在此处，所以颜色甚艳，香味甚浓。及至一开之后，精液就有了去路，颜色一日淡似一日，香味一日减似一日，渐渐的干瘦去了。你如今遣兴遣出来的东西，不是甚么无用之物，就是你皮里的光彩，面上的娇艳，底下去了一分，上面就少了一分。这也不关你事，是人生一定的道理，少不得有个壮老之日，难道只管少年不成？”

只是我爱你不过，无计留春，所以说到这个地步，也只得由他罢了。”瑞郎被他这些话说得毛骨悚然，自己思量道：“我如今这等见爱于他，不过这几分颜色，万一把元阳泄去，颜色顿衰，渐渐的’惹厌起来，就是我不丢他，他也要弃我了，如何使得？”就对季芳道：“我不晓得这件东西是这样不好的，既然如此，你且放心，我自有处。”过了几日，季芳清早出门去会考。瑞郎起来梳头，拿了镜子，到亮处仔细一照，不觉疑心起来道：“我这脸上的光景，果然比前不同了。前日是白里透出红来的，如今白到增了几分，那红的颜色却减去了。难道他那几句说话就这等应验，我那几点脓血就这等利害不成？他为我把田产卖尽，生计全无，我家若不亏他，父母俱无葬身之地，这样大恩一毫也未报，难道就是这样老了不成？”仔细踌躇一会，忽然发起狠来道：“总

是这个孽根不好，不如断送了他，省得在此兴风起浪。做太监的人一般也过日子。如今世上有妻妾、没儿子的人尽多，譬如我娶了家小，不能生育也只看得。

我如今为报恩绝后，父母也怪不得我。”就在箱里取出一剃刀，磨得锋快，走去睡在春凳上，将一条索子一头系在梁上，一头缚了此物，高高挂起，一只手拿了剃刀，狠命一下，齐根去了，自己晕死在春凳上，因无人呼唤，再不得苏醒。

季芳从外边回来，连叫瑞郎不应，寻到春凳边，还只说他睡去，不敢惊醒，只见梁上挂了一个肉茄子，荡来荡去，捏住一看，才晓得是他的对头。季芳吓得魂不附体。

又只见裤裆之内，鲜血还流，叫又叫不醒，推又推不动，只得把口去接气，一连送几口热气下肚，方才苏醒转来。

季芳道：“我无意中说那几句话，不过是怜惜你的意思，你怎么就动起这个心来？”说完，捶胸顿足，哭个不了；又悔恨失言，将巴掌自己打嘴。

瑞郎疼痛之极，说不出话，只做手势教他不要如此。季芳连忙去延医赎药，替他疗治。

却也古怪，别人踢破一个指头，也要害上几时；他就像有神助的一般，不上月余，就收了口。那疤痕又生得古古怪怪，就像妇人的牝户一般。他起先的容貌体态，分明是个妇人，所异者几希之间耳；如今连几希之间都是了，还有甚么分辨？季芳就索性教他做妇人打扮起来，头上梳了云鬟，身上穿了女衫，只有一双金莲不止三寸，也教他稍加束缚。瑞郎又有个藏拙之法，也不穿鞋袜，也不穿褶裤，作一双小小皂靴穿起来，俨然是戏台上一个女旦。又把瑞郎的“郎”字改做“娘”字，索性名字相称到底。

从此门槛也不跨出，终日坐在乡房，性子又聪明，女工针指不学自会，每日爬起来，不是纺绩，就是刺绣，因季芳家无生计，要做个内助供给他读书。

那时季芳的儿子在乳母家养大，也有三四岁了，瑞娘道：“此时也好断乳，何不领回来自己抚养？每年也省几两供给。”

季芳道：“说得是。”就去领了回来。瑞娘爱如亲生，自不必说。季芳此时娇妻子都在眼前，正好及时行乐，谁想天不由人，坐在家中，祸事从天而降。

忽一日，有两个差人走进门来道：“许相公，太爷有请。”

季芳道：“请我做甚么？”差人道：“通学的相公有一张公旦，出首相公，说你私置腐刑，擅立内监，图谋不轨，太爷当堂准了，差我来拘，还有一个被害叫做万瑞郎，也在你身上要。”

季芳道：“这等借牌票看一看。”差人道：“牌票在我身上。”

就伸出一只血红的手臂来。上写道：

立拿叛犯许葳、阉童尤瑞郎赴审。

原来太守看了呈词，诧异之极，故此不出票，不出签，标手来拿，以示怒极之意。

你道此事从何而起？只因众人当初要聘尤瑞郎，后来暂且停止，原是熬他父亲跌价的。谁想季芳拚了这注大钞，竟去聘了回来，至美为他所得，那个不怀妒忌之心？起先还说虽不能够独享，待季芳尝新之后，大家也普同供养一番，略止垂涎之意。谁想季芳把他藏在家中，一步也不放出去，天下之宝，不与天下共之，所以就动了公愤。

虽然动了公愤，也还无隙可乘。若季芳不对人道痛哭，瑞郎也不下这个毒手；瑞郎不下这个毒手，季芳也没有这场横祸。

所以古语道：“无故而哭者不祥。”又道：“运退遇着有情人。”

一毫也不错。

众人正在观衅之际，忽然闻得这件新闻，大家哄然起来道：“难道小尤就有这等痴情？老许就有这等奇福？偏要割断他那种痴情，享不成这段奇福。”

故此写公呈公首起来。做头的就是尤瑞郎的紧邻，把瑞郎放在荷包里，不许别人剪络的那位朋友。当时季芳看了朱臂，进去对瑞郎说了。瑞娘惊得神魂俱丧，还要求差人延挨一日，好钻条门路，然后赴审。那差人知道官府盛怒之下，不可迟延，即刻就拘到府前，伺候升堂，竟带过去。

太守把棋子一拍道：“你是何等之人，把良家子弟阉割做了太监？一定是要谋反了！”季芳道：“生员与尤瑞郎相处是真，但阉割之事，生员全不知道，是他自己做的。”太守道：“他为甚么自己就阉割起来？”季芳道：“这个原故生员不知道，就知道也不便自讲，求太宗师审他自己就是。”太守就叫瑞郎上去，问道：“你这阉割之事，是他动手的，是你自己动手的？”瑞郎道：“自己动手的。”太守道：“你为甚么自己阉割起来？”瑞郎道：“小的父亲年老，债负甚多，二母的棺柩暴露未葬，亏许秀才捐出重资，助我作了许多大事；后来父亲养老送终，总亏他一人独任。小的感他大恩，无以为报，所以情愿阉割了，服事他终身的。”太守大怒道：“岂有此理！”

你要报恩，那一处报不得，做起这样事来？身体发肤，受之父母，怎么为无耻私情，把人道废去？岂不闻‘不孝有三，无后为大’么？我且先打你个不孝！”就丢下四根签来，皂隶拖下去，正要替他扯裤，忽然有上千人拥上堂来，喧嚷不祝福建的土音，官府听不出，太守只说审屈了事，众人鼓噪起来，吓得张惶无措。

你道是甚么原故？只因尤瑞郎的美豚，是人人羡慕的，这一日看审的人将有数千，一半是学中朋友。听见要打尤瑞郎，大家挨挤上去，争看美豚。皂隶见是学中秀才，不好阻碍，所以直拥上堂，把太守吓得张惶无措。

太守细问书吏，方才晓得这个情由。皂隶待众人止了喧哗，立定身子，方才把瑞郎的裤子扯开，果然露出一件至宝。只见：嫩如新藕，媚若娇花。光腻无滓，好像剥去壳的鸡蛋；温柔有缝，又像焙出甑的寿桃。就是吹一口，弹半下，尚且要皮破血流；莫道受屈棒，忍官刑，熬得不珠残玉碎。皂隶也喜南风，纵使硬起心肠，只怕也下不得那双毒手；清官也好门子，虽一时怒翻面孔，看见了也难禁一点婆心。

太守看见这样粉嫩的肌肤，料想吃不得棒起。欲待饶了，又因看的人多，不好意思，皂隶拿了竹板，只管沿沿摸摸，再不忍打下去。挨了一会，不见官府说饶，只得擎起竹板。

方才吆喝一声，只见季芳拼命跑上去，伏在瑞郎身上道：“这都是生员害他，情愿替打。”起先众人在旁边赏鉴之时，个个都道：“便宜了老许。”那种醋意，还是暗中摸索；此时见他伏将上去，分明是当面骄人了，怎禁得众人不发极起来？

就一齐鼓掌哗噪起来道：“公堂上不是干龙阳的所在，这种光景看不得！”太守正在怒极之时，又见众人哗噪，就立起身来道：“你在本府面前尚且如此，则平日无耻可知。我少不得要申文学道，革你的前程，就先打后革也无碍！”说完，连签连筒推下去。

皂隶把瑞郎放起，拽倒季芳，取头号竹板，狠命的砍。瑞郎跪在旁边乱喊，又当磕头，又当撞头，季芳打一下，他撞一下，打到三十板上，季芳的腿也烂了，瑞郎的头也碎了，太守才叫放起，一齐押出去讨保。

众人见打了季芳，又革去前程，大家才消了醋块，欢然散了。太守移文申黜之后，也便从轻发落，不曾问那阉割良民的罪。

季芳打了回来，气成一病，恹恹不起。瑞郎焚香告天，割股相救，也只是医他不转。还怕季芳为他受辱亡身，临终要埋怨，谁想易箒之际，反捏住瑞郎的手道：“我累你失身绝后，死有余辜。你千万不要怨帐。还有两件事叮嘱你，你须要牢记在心。”瑞郎道：“那两桩事？”季芳道：“众人一来为爱你，二来为妒我，所以构此大难。我死之后，他们个个要起不良之心，你须要远避他方，藏身敛迹，替我守节终身，这是第一桩事。我读了半世的书，不能发达，止生一子，又不曾教得成人，烦你替我用心训诲，若得成名，我在九泉也瞑目，这是第二桩事。”说完，眼泪也没有，干哭了一场，竟奄然长逝了。

瑞郎哭得眼中流血，心内成灰，欲待以身殉葬，又念四岁孤儿无人抚养

，只得收了眼泪，备办棺衾。

自从死别之日，就发誓吃了长斋，带着个四岁孩子，还是认做儿子的好，认做兄弟的好？况且作孽的男子处处都有，这里尚南风，焉知别处不尚南风？万一到了一个去处，又招灾惹祸起来，怎么了得？毕竟要妆做女子，才不出头露面，可以完节终身。只是做了女子，又有两桩不便，一来路上不便行走，二来到了地方，难做生意。

踌躇几日，忽然想起有个母舅，叫做王肖江，没儿没女，止得一身，不如教他引领，一来路上有伴，二来到了地头，好寻生计。算计定了，就请王肖江来商量。

肖江听见，喜之不胜道：“漳州原是我祖籍，不如搬到漳州去。你只说丈夫死了，不愿改嫁，这个儿子，是前母生的，一同随了舅公过活。这等讲来，任他南风北风，都吹你不动了。”

瑞郎道：“这个算计真是万全。”就依当初把“郎”字改做“娘”字，便于称呼。起先季芳病重之时，将余剩的产业卖了二百余金，此时除丧事费用之外，还剩一半，就连夜搬到漳州，赁房住下。

肖江开了一个鞋铺，瑞娘在里面做，肖江在外面卖，生意甚行，尽可度日。

孤儿渐渐长成，就拣了明师，送他上学，取名叫做许承先。

承先的资质不叫做颖异，也不叫做愚蒙，是个可士可农之器。只有一件像种，那媚眼态度，宛然是个许季芳，头发也黑得可爱，肌肤也白得可爱。

到了十二三岁，渐渐的惹事起来。同窗学生，大似他的，个个买果子送与他吃。他又做陆绩怀桔的故事，带回来孝顺母亲。

瑞娘思量道：“这又不是好事了。我当初只为这几分颜色，害得别个家破人亡，弄得自己东逃西窜，自己经过这番孽障，怎好不惩戒后人？”就分付承先道：“那送果子你吃的人，都是要骗你的，你不可认做好意。以后但有人讨你便宜，你就要禀先生，切不可被他捉弄。”承先道：“晓得。”不多几日，果然有个学长挖他窟豚，他禀了先生，先生将学长责了几板。

回来告诉瑞娘，瑞娘甚是欢喜。

不想过了几时，先生又瞒了众学生，买许多果子放在案头，每等承先背书之际，张得众人不见，暗暗的塞到承先袖里来。

承先只说先生决无歹意，也带回来孝顺母亲。瑞娘大骇道：“连先生都不轨起来，这还了得？”就托故辞了，另拣个须鬓皓然的先生送他去读。

又过几时，承先十四岁，恰好是瑞娘当初受聘之年，不想也有花星照命。一日新知县拜客，从门首经过，仪从执事，摆得十分齐整。承先在店堂里看。

那知县是个青年进士，坐在轿上一眼觑着承先，抬过四五家门面，还掉过头来细看。王肖江对承先道：“贵人抬眼看，便是福星临，你明日必有好处。”不上一刻，知县拜客转来，又从门首经过，对手下人道：“把那个穿白的孩子拿来。”只见两三个巡风皂隶，如狼似虎赶进店来，把承先一索锁住，承先惊得号啕痛哭。

瑞娘走出来，问甚么原故，那皂隶不由分说，把承先乱拖乱扯，带到县中去了。

王肖江道：“往常新官上任，最忌穿白的人，想是见他犯了忌讳，故此拿去惩治了。”瑞娘顾不得抛头露面，只得同了肖江赶到县前去看。

原来是县官初任，要用门子，见承先生得标致，自己相中了，故此拿他来递认状的。瑞娘走到之时，承先已经押出讨保，立刻要取认状。

瑞娘走到家中，抱了承先痛哭首：“我受你父亲临终之托，指望教你读书成名，以承先人之志；谁想皇天不佑，使你做下贱之人，我不忍见你如此。待我先死了，你后进衙门，还好见你父亲于地下。”说完，只要撞死。

肖江劝了一番，又扯到里面，商议了一会，瑞娘方才住哭。

当晚就递了认状。第二日就教承先换了青衣，进去服役。

知县见他人物又俊俏，性子又伶俐，甚是得宠。

却说瑞娘与肖江预先定下计较，写了一舱海船，将行李衣服渐渐搬运下去。

到那一日，半夜起来，与承先三人一同逃走下船，曳起风帆，顷刻千里，不上数日，飘到广东广州府。将行李搬移上岸，赁房住下，依旧开个鞋铺。

瑞娘这番教子，不比前番，日间教他从师会友，夜间要他刺股悬梁，若有一毫怠惰，不是打，就是骂，竟像肚里生出来的儿子。

承先也肯向上，读了几年，文理大进。屡次赴考，府县俱取前列；但遇道试，就被冒籍的攻了出来。直到二十三岁，宗师收散遗才，承先混进去考，幸取通场第一，当年入场，就中了举。回来拜谢瑞娘，瑞娘不胜欢喜。

却说承先丧父之时，才得四岁，吃饭不知饥饱，那里晓得家中之事？自他从乳母家回来，瑞娘就做妇人打扮，直到如今。

承先只说当真是个继母，那里去辨雌雄？瑞娘就要与他说知，也讲不出口，所以鹑鹑突突过了二十三年。

直到进京会试，与福建一个举人同寓，承先说原籍也是福建，两下认起同乡来，那举人将他齿录一翻，看见父许葳，嫡母石氏，继母尤氏，就大惊道：“原来许季芳就是令先尊？既然如此，令先尊当初不好女色，止娶得一位石夫人，何曾再娶甚么尤氏？”承先道：“这个家母如今现在。”那举人想了一

会，大笑道：“莫非就是尤瑞郎么？这等他是个男人，你怎么把他刻做继母？”承先不解其故，那举人就把始末根由，细细的讲了一遍，承先才晓得这段希奇的故事。

后来承先几科不中，选了知县。做过三年，升了部属。把瑞娘待如亲母，封为诰命夫人，终身只当不知，不敢提起所闻一字。就是死后，还与季芳合葬，题曰“尤氏夫人之墓”，这也是为亲者讳的意思。

看官，你听我道：这许季芳是好南风的第一个情种，尤瑞郎是做龙阳的第一个节妇，论理就该流芳百世了；如今的人，看到这回小说，个个都掩口而笑，就像鄙薄他的一般。

这是甚么原故？只因这桩事不是天造地设的道理，是那走斜路的古人穿凿出来的，所以做到极至的所在，也无当于人伦。

我劝世间的人，断了这条斜路不要走，留些精神施于有用之地，为朝廷添些户口，为祖宗绵绵嗣续，岂不有益！为甚么把金汁一般的东西，流到那污秽所在去？有诗为证：阳精到处便成孩，南北虽分总受胎。

莫道龙阳不生子，蛆虫尽自后庭来。

卷之六 受人欺无心落局 连鬼骗有故倾家

诗云：

世间何物最堪仇，赌胜场中几粒骰。

能变素封为乞丐，惯教平地起戈矛。

输家既入迷魂阵，赢处还吞钓命钩。

安得人人陶士行，尽收博具付中流。

这首诗是见世人因赌博倾家者多，做来罪骰子的。骰子是无知之物，为甚么罪他？不知这件东西虽是无知之物，却像个妖孽一般。你若不去惹他，他不过是几块枯骨，六面钻眼，极多不过三十六枚点数而已；你若被他一缠上了，这几块枯骨就是几条冤魂，六面钻眼就是六条铁索，三十六枚点数就是三十六个天罡，把人捆绑住了，要你死就死，要你活就活，任有拔山举鼎之力，不到乌江，他决不肯放你。

如今世上的人迷而不悟，只要将好好的人家央他去送。起先要赢别人的钱。不想到输了自家的本；后来要翻自家的本，不想又输了别人的钱。输家失利，赢家也未尝得到，不知弄他何干？说话的，你差了。世上的钱财定有着落，不在这边，就在那边，你说两边都不得，难道被鬼摄去了不成？看官，自古道：“鹬蚌相持，渔翁得利。”那两家赌到后来，你不肯歇，我不肯休，弄来弄去，少不得都归到头家手里。所以赌博场上，输的讨愁烦，赢的空欢喜，看的赔工夫，刚刚只有头家得利。

当初一人，有千金家事，只因好赌，弄得精穷。手头只剩得十两银子，还要拿去做孤注。

偶从街上经过，见个道人卖仙方，是一口价，说十两就要十两，说五两就要五两，还少了就不肯卖。那方又是封着的，当面不许开，要拿回家去自己拆看。此人把面前的方一一看过，看到一封，上面写着：赌钱不输方，价银拾两。

此人大喜，思量道：“有了不输方去赌，要千两就千两，要万两就万两，何惜这十两价钱？”就尽腰间所有，买了此方，拿回去拆开一看，止得四个大字道：只是拈头。

此人在骇，说被他骗了，要走转去退。仔细想一想道：“话虽平常，却是个至理。我就依着他行，且看如何应验？”

从此以后，遇见人赌，就去拈头。拈到后来，手头有了些钞，要自己下场，想到仙方的话，又熬住了。

拈了三年头，熬了三年赌，家费不觉挣起一半，才晓得那道人不是卖的仙方，是卖的道理。这些道理人人晓得，个个不肯行。此人若不去十两银子买，怎肯奉为著蔡？就如世上教人读书，教人学好，总是教的道理。但是先生教学生就听，朋友劝朋友就不听，是甚么原故？先生去束修、朋友不去束修故也。

话休絮烦，照方才这等说来，拈头是极好的生意了；如今又有一人，为拈头反拈去了一分人家，这又是甚么原故？听在下说来便知分晓。

嘉靖初年，苏州有个百姓，叫做王小山。为人百伶百俐，真个是眉毛会说话，头发都空心的。

祖上遗下几亩田地，数间住房，约有二三百金家业。他的生性再不喜将本觅利，只要白手求财。自小在色盆行里走动，替头家分分筹，记记帐，拈些小头，一来学乖，二来糊口。

到后来人头熟了，本事强了，渐渐的大弄起来。逼着好主儿，自己拿银子放头；遇着不尴尬的，先教付稍，后交筹马，只有得趁，没有得赔。久而久之，名声大了，数百里内外好此道的，都来相投，竟做了个赌行经纪。

他又典了一所花园居住，有厅有堂，有台有榭，桌上摆些假骨董，壁上挂些歪书画，一来装体面，二来有要赌没稍的，就作了银子借他，一倍常得几倍。

他又肯撒漫，家中雇个厨子当灶，安排的肴馔极是可口，拈十两头，定费六七两供给，所以人都情愿作成他。往来的都是乡绅大老，公子王孙；论千论百家输赢，小可的不敢进他门槛。常常有人劝他自己下场，或者扯他搭一分

，他的主意拿得定定的，百风吹他不动，只是醒眼看醉人。

却有一件不好，见了富家子弟，不论好赌不好赌，情愿不情愿，千方百计，定要扯他下场；下了场，又要串通惯家弄他一个，不输个干净不放出门。他从三十岁起到五十岁，这二十年间送去的人家，若记起帐来，也做得一本百家姓。只是他趁的银子大来大去，家计到此也还不上千金。

那时齐门外有个老者，也姓王，号继轩，为人智巧不足，忠厚有余。祖父并无遗业，是他克勤克苦挣起一分人家。虽然只有二三千金事业，那些上万的财主，反不如他从容。外无石崇、王恺之名，内有陶朱、猗顿之实。

他的田地都买在平乡，高不愁旱，低不愁水；他的店面都置在市口，租收得重，税纳得轻；宅子在半村半郭之间，前有秫田，后有菜圃，开门七件事，件件不须钱买，取之宫中而有余。

性子虽不十分慳吝，钱财上也没得错与人。田地是他逐亩置的，房屋的他逐间起的，树木是他逐根种的，若有豪家势宦要占他片瓦尺土，一草一木，他就要与你拼命。人知道他的便宜难讨，也不去惹他。上不欠官粮，下不放私债，不想昧心钱，不做欺公事，夫妻两口逍遥自在，真是一对烟火神仙。

只是子嗣难得，将近五旬才生一子，因往天竺祈嗣而得，取名唤做竺生。生得眉清目秀，聪颖可佳。将及垂髫，继轩要送他上学，只怕搭了村塾中不肖子弟，习于下流，特地请一蒙师在家训读，半步不放出门。教到十六七岁，文理粗通，就把先生辞了。他不想儿子上进，只求承守家业而已。

偶有一年，苏州米粮甚贱，继轩的租米不肯轻卖，闻得山东、河南一路年年荒歉，客商贩六陈去粜者，人人得利，继轩就雇下船只，把租米尽发下船，装往北路粜卖。

临行分付竺生道：“我去之后，你须要闭门谨守，不可闲行游荡，结交匪人，花费我的钱钞。我回来查帐，若少了一文半分，你须要仔细！”竺生唯唯听命。送父出门，终日在家静坐。

忽一日生起病来，求医无效，问卜少灵。母亲道：“你这病想是拘束出来的，何不到外面走走，把精神血脉活动一活动，或者强如吃药也不可。”竺生道：“我也想如此，只是我不曾出门得惯，东西南北都不知，万一走出门去，寻不转来，如何是好？”母亲道：“不妨，我叫表兄领你就是。”次日叫人到娘家，唤了侄儿朱庆生来。

庆生与竺生同年，只大得几月，凡事懵懂，只有路头还熟。

当日领了竺生，到虎丘山塘游玩了一日，回来不觉精神健旺，竟不是出门时节的病容了。母亲大喜，以后日逐教他出去踱踱。一日走到一个去处，经过一所园亭，只见：曲水绕门，远山当户。外有三折小桥，曲如之字；内有重密

槛，碎若冰纹。假山高耸出墙头，积雨生苔，画出个秋色满园关不住；芳树参差围屋角，因风散绮，弄得个春城无处不飞花。粉墙千堞白无痕，疑入凝寒雪洞；野水一泓青有翳，知为消暑荷夏。可称天上蓬莱，真是人间福地。若非石崇之金谷，定为谢傅之东山。所喜者及肩之墙可窥，所苦者如海之门难入。

竺生看了，不觉动心骇目，对庆生道：“我们游了几日名山，到不如这所花园有趣。外观如此富丽，里面不知怎么样精雅，可惜不能够遍游一游。”庆生道：“这园毕竟是乡宦人家的，定有上园丁看守，若把几个铜钱送他，或者肯放进去也不可，但不知他住在那一间屋里？”竺生道：“这大门是不闭的，我们竟走进去，撞着人问他就是了。”两人推开大门，沿着石子路走，走过几转回廊，并不见个人影。行到一个池边，只见许多金鱼浮在水面，见人全不惊避。

两人正看得好，忽有一人，头戴一字纱巾，身穿酱色道袍，脚踏半旧红鞋，手拿一把高丽纸扇，走到二人背后，咳嗽一声。

二人回头，吓出一身冷汗。看见如此打扮，定不是园丁了，只说是乡宦自己出来，怕他拿为贼论，又不敢向前施礼，又不敢转身逃避，只得假相埋怨。

一个道：“都是你要进来看花。”一个道：“都是你要来看景致。”口里说话，脸上红一块，白一条，看他好不难过。

这戴巾的从从容容道：“二位不须作意，我这小园是不禁人游玩的，要看只管看，只是荒园没有甚么景致。”二人才放心道：“这等多谢老爷，小人们轻造宝园，得罪了。”戴巾的道：“我不是甚么官长，不须如此称呼。贱姓姓王，号小山，与兄们一样，都是平民，请过来作揖。”二人走下来，深深唱了两个喏，小山又请他坐下，问其姓名。庆生道：“晚生姓朱，贱名庆生；这是家表弟，姓王名竺生，是家姐夫王继轩的儿子。”

看官，你说小山问他自己姓名，他为何说出姐夫名字？他说姐夫是个财主，提起他来，王小山自然敬重。却也不差，果然只因拖了个尾声，引出许多妙处。

原来小山有一本皮里帐簿，凡苏州城里城外有碗饭吃的主儿，都记在上面，这王继轩名字上，还圈着三个大圈的。当时听见了这句话，就如他乡遇了故知，病中见了情戚，颜色又和蔼了几分，眼睛更鲜明了一半。

就回他道：“小子姓王，兄也姓王，这等五百年前共一家了。况且令尊又是久慕的，幸会幸会。”连忙唤茶来，三人吃了一杯。

只见小厮禀道：“里面客人饿了，请阿爹去陪吃午饭。”

小山对着二人道：“有几个敝友在里边，可好屈二兄进去，用些便饭。”二人道：“素昧平生，怎好相扰。”立起身来就告别。

小山一把扯住竺生道：“这样好客人，请也请不至，小子决不轻放的，不要客气。”庆生此时腹中正有些饿了，午饭尽用得着，只是小山止扯竺生，再不来扯他，不好意思，只行先走。小山要放了竺生去扯他，只怕留了陪宾，反走了正客，自己拉了竺生往内竟走，叫小厮：“去扯那位小官人进来。”二人都被留入中堂。

只见里面捧出许多嘎饭，银怀金箸，光怪陆离，摆列完了，小山道：“请众位出来。”只见十来个客人一齐拥出，也有戴巾的，也有戴帽的，也有穿道袍而科头的，也有戴巾帽、穿道袍而跣足的，不知甚么缘故。

二人走下来要和他们施礼，众人口里说个“请了”，手也不拱，竟坐到桌上狂饮大嚼去了，二人好生没趣。

小山道：“二兄快请过来，要用酒就用酒，要用饭就用饭，这个所在是斯文不得的。”二人也只得坐下，用了一两杯酒，就讨饭吃。把各样菜蔬都尝一尝，竟不知是怎样烹调的，这般有味。竺生平常吃的，不过是白水煮的肉，豆油煎的鱼，饭锅上蒸的鸭蛋，莫说口中不曾尝过这样的味，就是鼻子也不曾闻过这样的香。

正吃到好处，不想被那些客人狼餐虎食，却似风卷残云，一霎时剩下一桌空碗。吃完了，也不等茶漱口，把筷子乱丢，一齐都跑去了。

竺生思量道：“这些人好古怪，看他容貌又不像俗人，为何都这等粗卤？我闻得读书人都尚脱略，想来这些光景就叫脱略了。”二人扰了小山的饭，又要告辞。小山道：“请里面去看他们呼卢，消消饭了奉送。”二人不知怎么样叫做呼卢，欲待问他，又怕妆村出丑。思量道：“口问不如眼问，进去看一看就晓得了。”跟着小山走进一亭子。

只见左右摆着两张方桌，桌上放了骰盆。三四人一队，在那边掷色。每人面前又放一堆竹签，长短不齐，大小不一，又有一个天平法马搬来运去，再不见祝竺生道：“难道在此行令不成？我家请客，是一面吃酒一面行令的，他家又另是一样规矩，吃完了酒方才行令。”正在猜疑之际，忽地左边桌上二人相嚷起来，这个要竹签，那个不肯与，争争闹闹，喊个不休。这边不曾嚷得了，那边一桌又有二人相骂起来，你射我爷，我错你娘，气势汹汹，只要交手。

竺生对庆生道：“看这样光景，毕竟要打得头破血流才住，我和你甚么要紧，在此耽惊受怕。”正想要走，谁知那两个人闹也闹得凶，和也和得快，不上一刻，两家依旧同盆掷色，相好如初；回看左桌二人，也是如此。

竺生道：“不信他们的度量这等宽宏，相打相骂，竟不要人和事。想当初伯夷、叔齐不念旧恶，就是这等的涵养。”看了一会，小山忽在众人手中夺了几根小签，交与竺生。少顷，又夺几根，交与庆生。一连几次，二人共接了一

二十根。捏便捏在手中，竟不知要他何用。又怕停一会还要吃酒，照竹签算杯数，自家量浅，吃不得许多；要推辞不受，又恐不是，惹众人笑，只得勉强收着。

看到将晚，众人道：“不擲了，主人家算帐。”小山叫小厮取出算盘，将众人面前的大小竹签一数一算，算完了，写一个帐道：某人输若干，某人赢若干，头家若干，小头若干。写完，念了一遍，回去取出一个拜匣，开出来都是银子，分与众人。到临了各取一锭，付与竺生、庆生，将小签仍收了去。

竺生大骇，扯庆生到旁边道：“这是甚么原故，莫非算计我们？”庆生道：“他若要我们的银子，叫做算计；如今倒把银子送与你我，料想不是甚么歹意。只是也要问个明白，才好拿去。”就扯小山到背后道：“请问老伯，这银子是把与我们做甚么的？”小山笑道：“原来二兄还不知道，这叫做拈头。

他们在我家赌钱，我是头家。方才的竹签，叫做筹马，是记银子数目。但凡赢了的，每次要送几根与头家，就如打抽丰一般，在旁边看的，都要拈些小头，这是白白送与二位的。以后不弃，常来走走，再没有白过的。就是方才的酒饭，也都出在众人身上，不必取诸囊中，落得常来吃些。二兄不来，又有别人来吃去。”二人听了，大喜道：“原来如此，多谢多谢。”只见众人一齐散去，竺生、庆生也别了小山回来，对母亲一五一十说个不了。又取出两锭银子与母亲看，不知母亲如何欢喜，说他二人本事高强，骗了酒饭吃，又袖了银子回来。庆生还争功道：“都亏我说出姐夫，他方才如此敬重。”谁想母亲听罢，登时变下脸来，把银子往地下一丢道：“好不争气的东西！那人与你一面不相识，为甚么把酒饭请你，把银子送你？你是吃盐米大的，难道不晓得这个原故？我家银子也取得几千两出来，那希罕这两锭？从明日起，再不许出门！”对庆生道：“你将这银子明日送去还他，说我们清白人家，不受这等腌臢之物，丢还了就来，连你也不可再去。”骂得两人翻喜为愁，变笑成哭，把一天高兴扫得精光。竺生没趣，竟进房去睡了，庆生拾了两锭银子，弩着嘴皮而去。

看官，你说竺生的母亲为何这等有见识，就晓得小山要诱赌，把银子送去还他？要晓得他母亲所疑的，全不是诱赌之事。

他只说要骗这两个孩子做龙阳，把酒食甜他的口，银子买他的心，如今世上的人，一百个之中，九十九个有这件毛病，那晓得王小山是南风里面的鲁男子。

偏是诱赌之事，当疑不疑，为甚么不疑？他只道竺生是个孩子，东西南北都不知，那晓得赌钱擲色？不知这桩技艺不是生而知之，都是学而知之的；他又道赌场上要银子才动得手，二人身边骚铜没有一厘，就是要赌，人也不肯搭

他，不知世上别的生意都要现实，独有这桩生意肯赊，空拳白手也都做得来的。他妇人家那里晓得？次日竺生被母亲拘住，出不得门。庆生独自一个，依旧走到花园里来。小山不见竺生，大觉没兴，问庆生道：“令表弟为何不来？”庆生把他母亲不喜，不放出门之事，直言告禀，只是还银子的话，不说出来。

小山道：“原来如此。以后同令表弟到别处去，带便再来走走。”庆生道：“自然。”说完了，小山依旧留他吃饭，依旧把些小头与他，临叮嘱而去。

却说竺生一连坐了几日，旧病又发起来，哼哼嘎嘎，啼啼哭哭。起先的病倒不是拘束出来的，如今真正害的是拘束病了。

庆生走来看他，姑娘问道：“前日的银子拿还他不曾？”

庆生道：“还他了。”姑娘道：“他说些甚么？”庆生道：“他说不要就罢，也没甚么讲。”姑娘又问道：“那人有多少年纪了？”庆生道：“五六十岁。”姑娘听见这句话，半晌不言语，心上有些懊悔起来道：“五六十岁的老人家，那里还做这等没正经的事，倒是我疑错了。”对庆生道：“你再领表弟出去走走，只不要到那花园里去。就去也只是看看景致，不可吃他的东西，受他的钱钞。”庆生道：“自然。”竺生得了这道赦书，病先好了一半，连忙同着庆生，竟到小山家去。小山接着，比前更喜十分。自此以后，教竺生坐在身边，一面拈头，一面学赌。

竺生原是聪明的人，不上三五日，都学会了。学得本事会时，腰间拈的小头也有一二十两。小山道：“你何不将这些做了本钱，也下场去试一试？”竺生道：“有理。”果然下场一试，却也古怪，新出山的老虎偏会吃人，喝自己四五六，就是四五六，咒别人么二三，就是么二三，一连三日，赢了二百余金。竺生恐怕拿银子回去，母亲要盘问，只得借个拜匣封锁了，寄在小山家中，日日来赌。

赌到第四日，庆生见表弟赢钱，眼中出火，腰间有三十多两小头，也要下场试试，怎奈自己的聪明不如表弟，再学不上。

小山道：“你若要赌，何不与令表弟合了，他赢你也赢，坐收其利，何等不妙？”庆生道：“说得有理。”就把银子与竺生合了。

偏是这日风色不顺，要红没有红，要六没有六，不上半日，二百三十余两输得干干净净。竺生埋怨表兄没利市，庆生埋怨表弟不用心，两个袖手旁观，好不心痒。

众人道：“小王没有稍，小山何不借些与他掷掷？”小山道：“银子尽有，只要些当头抵抵，只管贷出来。”众人劝竺生把些东西权押一押。

竺生道：“我父亲虽不在家，母亲管得严紧，那里取得东西出来？”众人

道：“呆子，那个要你回去取东西？只消把田地房产写在纸上，暂抵一抵。若是赢了，兑还他银子，原取出来；就是输了，也不过放在他家，做个意思，待你日后自己当家，将银取赎，难道把你田地房产抬了回来不成？”竺生听了，豁然大悟，就讨纸笔来写。庆生道：“本大利大，有心写契，多借几百两，好赢他们几千两回去。”竺生道：“自然。”小山叫小厮取出纸墨笔砚，竺生提起笔来正要写，想一想，又放下来道：“我常见人将产业当与我家，都要前写坐落何处，后开四至分明，方才成得一张典契。我那些田地，从来不曾管业过，晓得坐落在何方，教我如何写起？”众人都道他说得有理，呆了半晌。那晓得王小山又有一部皮里册籍，凡是他家的田地山塘，房产屋业，都在上面。不但亩数多寡，地方坐落，记得不差；连那原主的尊名，田邻的大号，都登记得明明白白。

到此时随口念来，如流似水。他说一句，竺生写一句，只空了银子数目，中人名字，待临了填。

小山道：“你要当多少？”竺生道：“二百两罢。”小山道：“多则一千，少则五百，二三百两不好算帐。”庆生道：“这等就是五百两罢。”竺生依他填了。

庆生对众人道：“中人写你们那一位？”小山道：“他们是同赌的人，不便作中，又且非亲非戚，这个中人须要借重你。”

庆生道：“只怕家姑娘晓得，埋怨不便。”众人道：“不过暂抵一时，那里令姑娘晓得的田地？”庆生就着了花押。

小山收了，对竺生道：“银子不消兑出来，省得收拾费力，你只管取筹马赌，三五日结一次帐，赢了我替人兑还你，输了我替你兑还人。”竺生道：“也说得是。”收了筹马，依旧下常也有输的时节，也有赢的时节，只是赢的都是小注，输的都是大注，赢了十次，抵不得输去一次的东西。

起先把银子放在面前，输去的时节也还有些肉疼；如今银子成日不见面，弄来弄去都是些竹片，得来也不觉十分可喜，失去也不觉十分可惜。

庆生被前次输怕了，再不敢去搭本，只管拈头，到还把稳。

只是众人也不似前番，没有肥头把他拈去。小山晓得他家事不济，原不图他，只因要他作中，故此把些小头勾搭住他，不然早早遣开去了。

竺生开头一次写契，心上还有些不安，面上带些忸怩之色。

写到后来，渐渐不觉察了，要田就是田，要地就是地，要房产就是房产。起先还是当与小山，小山应出来赌，多了中间一个转折，还觉得不耐烦；到后面一发输得直捷痛快了，竟写卖契付与赢家，只是契后吊一笔道：待父天年，任凭管业。

写到后来，约有一二十张。小山肚里算一算道：“他的家事差不多了，不要放来生债。”便假正经起来，把众人狠说一顿道：“他是有父兄的人，你们为何只管牵住他赌？他父亲回来知道，万一难为他起来，你们也过意不去。况且他父亲苦挣一世，也多少留些与他受用受用，难道都送与你们不成？”众人拱手谢罪，情愿收拾排常竺生还舍不得丢手，被他说得词严义正，也只是罢了，心上还感激他是个好人，肯留些与我受用。只说父亲的产业还不止于此，那晓得连根都去了。

看官，假如他母亲是好说话的，此时还好求救于母，乘父未归，做个苦肉计，或者还退些田地来也不可；那晓得倒被前日那些峻厉之言，封住儿子的口。可见人家父母，严的也得一半，宽的也得一半，只要宽得有尺寸。

且说王继轩装米去卖，指望俏头上一脱一便回，不想天不由人，折了许多本，还坐了许多时。

只因山东、河南米价太贵，引得湖广、江南的客人个个装粮食来卖。继轩到时，只见米麦堆积如山，真是出处不如聚处，只得把货都发与铺家，坐在行里讨帐。等等十朝，迟迟半月，再不得到手。又有几宗被主人家支去用了，要讨起后客的米钱应还前客，所以准准耽搁半年。

身虽在外，心却在家，思量儿子年幼，自小不曾离爷，我如今出门许久，难保得没有些风吹草动。忧虑到此，银子也等不得讨完，丢些余帐便走。

到了家中，把银两钱钞，文契帐目，细细一查，且喜得原封不动，才放了心。只是伺察儿子的举止，大不似前。体态甚是轻佻，言语十分粗莽；吃酒吃饭，不等人齐，便先举箸；见人见客，不论尊卑，一概拱手；无论嘻笑怒骂，动辄伤人父母；人以恶言相答，恬然不以为仇；总不知是那里学来的样子，几时变成的气质。

断轩在外忧郁太过，原带些病根回来，此时见儿子一举一动，看不上眼，教他如何不气？火上添油，不觉成了膈气之玻自古道：“疯癆戾膈，阎罗王请的上客。”那有医得好的？

一日重似一日，眼见得不济事了。

临危之际，叫竺生母子立在床前，把一应文券帐目交付与他道：“这些田产银两，不是你公公遗下来的，也不是你父亲做官做吏、论千论百抓来的，要晓得逐分逐厘、逐亩逐间从骨头上磨出来的、血汗里面挣出来的。我死之后，每年的花利，料你母子二人吃用不完，可将余剩的逐年置些生产，渐渐扩充大来，也不枉我挣下这些基业。纵不能够扩充，也须要承守，饿死不可卖田，穷死不可典屋，一典卖动头，就要成破竹之势了。我如今虽死，精魂一时不散，还在这前后左右，看你几年，你须要谨记我临终之话。”说完，一口气不

来，可怜死了。

竺生母子号天痛哭，成服开丧。头一个吊客就是王小山，其余那些赌友，吊的吊，唁的唁，往来来来，络绎不绝。小山又斗众人出分，前来祭奠，意思甚是殷勤。竺生之母起先只道丈人在日，不肯结交，死后无人瞅睬；如今看此光景，心下甚是喜欢。

及至七七已完，追荐事毕，只见有人来催竺生出丧，竺生回他年月不利，那人道：“趁此热丧不举，过后冷了，一发要选年择日，耽搁工夫。”竺生与他附耳唧啾，说了许多私话。

那人又叫竺生领他到内室里面走了一遍，东看西看，就如相风水的一般，不知甚么原故。待他去后，母亲盘问竺生，竺生把别话支吾过了。

又隔几时，遇着秋收之际，全不见有租米上门。母亲问竺生，竺生道：“今年年岁荒歉，颗粒无收。”母亲道：“又不水，又不旱，怎么会荒起来？”要竺生领去踏荒，竺生不肯。

一日自己叫家人雇了一只小船，摇到一个庄上，种户出来，问是那家宅眷，家人道：“我们的家主叫做王继轩，如今亡过了，这就是我们的主母。”各户道：“原来是旧田主，请里面坐。”

竺生之母思量道：“田主便是田主，为何加个‘旧’字，难道父亲传与儿子，也分个新旧不成？”走进他家，就说：“今岁雨水调匀，并非荒旱，你们的租米为何一粒不交？”种户道：“你家田卖与别人，我的租米自然送到别人家去，为甚么还送到你家来？”竺生之母大惊道：“我家又不少吃，又不少穿，为甚么卖田？且问你是何人写契？何人作中？这等胡说！”种户道：“是你家大官写契，朱家大官作中，亲自领人来召佃的。”

竺生之母不解其故，盘问家人，家人把主人未死之先，大官出去赌博，将田地写还赌债之事，一一说明。竺生之母方才大悟，浑身气得冰冷，话也说不出。停了一会，又叫家人领到别庄上去。

家人道：“娘娘不消去得，各处的庄头都去尽了。莫说田地，就是身底下的房子也是别人的，前日来催大官出丧，他要自己搬进来祝如今只剩得娘娘和我们不曾有售主，其余家堂香火都不姓王了。”说得竺生之母眼睛直竖，就像泥塑木雕的一般，就叫收拾回去。到得家中，把竺生扯至中堂，拿了一根竹片道：“瞒了我做得好事！”打不得两下，自己闷倒在地，口中鲜血直喷。

竺生和家人扶上了床，醒来又晕去，晕去又醒来，如此三日，意与丈夫做伴去了。竺生哭了一场，依旧照前殡殓不提。

却说这所住房原是写与小山的，小山自知管业不便，卖与一个乡绅。那乡绅也不等出丧，竟着几家人搬进来祝竺生存身不下，只得把二丧出了，交卸与

他，可怜产业窠巢，一时荡荆还亏得父亲在日，定下一头亲事，女家也是个财主，丈人见女婿身无道落，又不好悔亲，只得招在家中，做了布袋。后来亏丈夫扶持，他自己也肯改过，虽不能恢复旧业，也还苟免饥寒。王竺生的结果，不过如此，没有甚么希奇。

却说王小山以前趁的银子来来去去，不曾做得人家，亏得王竺生这注横财，方才置些实产。起先诱赌之时，原与众人说过，他得一半，众人分一半的。所以王竺生的家事共有三千，他除供给杂用之外，净得一千五百两。平空添了这些，手头自然活动。

只是一件，银子便得了一大注，生意也走了一大半。

为甚么原故？远近的人都说他数月之中，弄完了王竺生一分人家，又坑死他两条性命，手也忒辣，心也忒狠，故此人都怕他起来。财主人家都把儿子关在家中，不放出来送命。

王小山门前车马渐渐稀疏，到得一年之外，鬼也没得上门了。他是热闹场中长大的，那里冷静得过？终日背着手踱进踱去，再不见有个人来。

一日立在门前，有个客人走过，衣裳甚是楚楚，后面跟着两担行李，一担是随身铺盖，一担是四只皮箱，皮箱比行李更重，却像有银子的一般。

那客人走到小山面前，拱一拱手道：“借问一声，这边有买货的主人家，叫做王少山，住在那里？”小山道：“问他何干？”客人道：“在下要买些绸缎布匹，闻得他为人信实，特来相投。”小山想一想道：“他问的姓名，与我的姓名只差得一笔，就冒认了也不为无因。况我一向买货原是在行的，目下正冷淡不过，不如留他下来，趁些用钱，买买小菜也是好的。

上门生意，不要错过。”便随口答应道：“就是小弟。”客人道：“这等失敬了。”小山把他留进园中，揖毕坐下，少不得要问尊姓大号，贵处那里。

客人道：“在下姓田，一向无号，虽住在四川重庆府丰都县，祖籍也原是苏州。”小山道：“这等是乡亲了。”说过一会闲话，就摆下酒来接风。

吃到半中间，叫小厮拿色盆来行令，等了半日，再不见拿来。小山问甚么原故，小厮道：“一向用不着，不知丢在那个壁角头，再寻不出。”小山骂道：“没用奴才，还喜得是吃酒行令，若还正经事要用，也罢了不成？”客人道：“主人家不须着恼，我拜匣里有一个，取出来用用就是。”说完，就将拜匣开了，取出一付骰子，一个色盆。

小山接来一看，那骰子用得熟熟滑滑、棱角都没有的。色盆外面有黄蜡裹着，花梨架子嵌着，掷来是不响的。小山大惊道：“老客带这件家伙随身，莫非平日也好呼卢么？”客人道：“生平以此为命，岂特好而已哉！”小山道：“这等待我约几个朋友，与老客掷掷何如？”客人道：“在下有三不赌。”

小山问那三不赌，客人道：“论钱论两不赌，略赢便歇不赌，遇贫贱下流不赌。”小山道：“这等不难，待我约几位乡绅大老，把注马放大些，赌到二三千金，结一次帐就是了。”客人道：“这便使得。”小山道：“既然如此，借稍看一看，是甚么银水，待我好教他们照样带来。”客人道：“也说得是。”

就叫家人把四只皮箱一齐缀出，揭去绵纸封，开了青铜锁，把箱盖欣开。小山一看，只见：银光闪烁，宝色陆离。大锭如缸，只只无人横野渡；弯形似月，溶溶如水映长天。面上无丝不到头，细如蛛网；脚根有眼皆通腹，密若蜂窠。将来布满祇园，尽可购成福地；若使叠为阿堵，也堪围住行人。

小山道：“这样银水有甚么说得，请收了罢。”客人道：“这外面冷静，我不放心，你不如点一点数目，替我收在里面去。输了便替我兑还人，赢了便替我买货。”小山道：“使得。”

客人道：“我的银子都是五两一锭，没有两样的，拿天平来兑就是。”小山道：“这样大锭，自然有五两，不消兑得，只数锭数就是了。”一五一十，数完了一箱，齐头是二百锭，共银一千两，其余三箱，总是一样，合成四千两之数。

小山看完，依旧替他锁好，自己写了封皮，封得牢牢固固，教小厮掇了进去。当晚一家欢喜，小山梦里也笑醒来，真是天上掉下来的生意。

到次日，等不得梳头，就往各乡绅家去道：“我家又有一个好主儿上门，请列位去赢他几千两用用。”各乡绅道：“只怕没有第二个王竺生了。”小山道：“我也不知他的家事比王竺生何如，只是賒、现二字，也就有天渊之隔了。”各乡绅听见，喜之不胜，一齐分付打轿，竟到小山家来。小山请客人出来见毕，吃了些点心，就下场赌。

众人与小山又是串通的，起先故意输与客人，当日客人赢了六、七百两，次日又赢了二、三百两。到第三日，大家换过手法，接连赢了转来，每两。

赌到十日之外，小山道：“如今该结帐了。”就将筹马一数，帐簿一结，算盘一打，客人共输四千五百两。小山道：“除了箱内之物，还欠五百两零头，请兑出来再赌。”客人道：“带来的本钱只有这些，求你供我千把，我若赢得转来，加利奉还；若再输了，总写一票，回去取来就是。”小山道：“我与你并不相识，知道你是何等之人？你若不还，我那里来寻你？”

这个使不得。大家收拾排场，不消再赌。五百两的零头，是要找出来的，不要大模大样。他们做乡宦的眼睛，认不得你甚么财主，若不称出来，送官送府，不像体面。”客人道：“你晓得我只有这些稍，都交与你了。如今回去的盘费尚且没有，教我把甚么还他？”小山变下脸来，走进房里，将行李一检

，又把两个家人身上一搜，果然半个钱也没有。只得逼他写一张欠票，约至三月后，一并送还，明晓得没处讨的，不过是个拖绳放的方法。

众人教小山拿银子出来分散，小山肚里是有毛病的，原与众人说开，照王竺生故事，自己得一半，众人分一半的，如今客人在面前，不好分得。只得对众人道：“今日且请回，待明早送客人去了，大家来取就是。”众人道：“这等要你出名，写几张欠票，明日好照票来支。”小山道：“使得。”提起笔来竟写，也有论千的，也有论百的，众人捏了票子，都回去了。

小山当晚免不得办个豆腐东道，与客人饯行。客人道：“在下生平再不失信，你到三个月后，还约众人等我，我不但送银子来还，还要带些翻本。”小山道：“但愿如此。”吃完了酒，又问客人讨了那四把钥匙过来，才打发他睡。

到次日送得出门，众乡绅一齐到了。小山忙唤小厮掇皮箱出来，一面取天平伺候。只见一个小厮把四只皮箱叠做一撞，两只手捧了出来，全不吃力。

小山惊问道：“这四只箱子有二百六七十斤重，怎么一次就掇了出来？”小厮道：“便是这等古怪，前日掇进去是极重的，如今都屁轻了。不知甚么原故？”小山吃了一惊，逐只把封皮验过，都不曾动，忙取钥匙开看，每箱原是二百锭，一锭也不少，才放了心。

就把天平上一边放了法马，一边取银子来兑。拈一锭上来，果然是屁轻的，仔细一看，你道是甚么东西？有《西江月》词为证：硬纸一层作骨，外糊锡箔如银。原来面上细丝纹，都是盗痕板樱看去自应五两，称来不上三分。下炉一试假和真，变做蝴蝶满空飞荆原来都是些纸锭。小山把眼睛定了一会，对众人道：“不好了，青天白日被鬼骗了，这四皮箱都是纸锭，要他何用？”

众人都去取看，果然不差，你看我，我看你，一个也不做声。

小山想了一会道：“怪道他说姓田，田字乃鬼字的头；又说在丰都县住，丰都乃出鬼的所在，详来一些不差。只有原籍苏州的话没有道落。是便是了，我和他前世无冤，今世无仇，为甚么装这个圈套来弄我？”把纸锭捏了又看，中间隐隐跃跃却像有行小字一般，拿到日头底下仔细一认，果然有印板印的七个字道：不孝男王竺生奉。

小山看了，吓得寒毛直竖，手脚乱抖，对众人道：“原原原来是王竺生的父亲怪我去弄他的家事，变做人来报仇的。这等看来，又合着原籍苏州的话了。”小山只说众人都是共事的，一齐遇了鬼，大家都要害怕。那里晓得乡绅里面有个不信鬼的，大喝一声道：“老王，你把客人的银子独自一个藏了，故意鬼头鬼脑弄这样把戏来骗人。世上那有鬼会赌钱的？他要报仇，怕扯你不到阎王面前去，要这等斯斯文文来和你顽耍？好好拿银子出来，不要胡说！”众人

起先都在惊疑之际，听了这番正论，就一唱百和起来道：“正是，你把好好的的人打发去了，如今说这样鬼话。就真正是鬼，也留他在这边，我们自会问鬼讨帐，那个教你会了下来？这票上的字，若是鬼写的就罢了；若是人写的，不怕他少我们一厘！”小山被众人说得有口难分，又且寡不敌众，再向前分割几句，被众人一顿“光棍奴才”。

教家人一齐动手，打了一顿，将索子锁住，只要送官。

小山跪下讨饶道：“列位老爷请回，待小人一一赔还就是。”

众人道：“要还就还，这个帐是冷不得的，任你田产屋业我们都要，只不许抬价。”小山思量道：“我这鸡蛋怎么对得石子过？”若还到官，官府自然有他体面；况且票上又不曾写出“赌钱”二字，怎么赖得？刑罚要受，监牢要坐，银子依旧要赔，也是我数该如此，不如写还了罢。”就唤小厮取出纸笔，照王竺生当日的写法，一扫千张，不完不祝只消半日工夫，把赌场上骗来的产业与祖父遗下的田地，尽铜铸钟，送得干干净净，连花园也住不成，依旧还原主去了。

文书匣内刚刚留得一张欠票，做个海底遗珠，展开一看，原来是田客人欠下的五百两赌债，约至三月后送还的。

小山看了，又怕起来道：“他临去之时，曾说生平再不失信，倘若三月后果然又来，如何了得？”只得叫几个道士打了三日醮，将四皮箱纸锭连欠票一齐烧还，只求免来下顾。亏这一番忏悔，又活了三年才死。

那些赢钱去的乡绅，夜夜做梦，说田客人要来翻本，疑心成病，不上三年，也都陆续死荆可见赌博一事，是极不好的。不但赢来的钱钞做不得人家；就是送去了人家，也损于阴德。

如今世上不知多少王小山在阳间趁钱，多少王继轩在阴间叹气。他虽未必个个到阳间来寻你，只怕你终有一日到阴间去就他。若阎罗王也是开赌场的便好，万一不好此道，这场官司就要输与原告了。

奉劝世人，三十六行的生意桩桩做得，只除了这项钱财，不趁也好。